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 以南社諸子為主軸的探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29-015-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香伶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以南社諸子為主軸的探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4-2411-H-029-015-

執行期間：94年8月1日至95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林香伶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二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30日

題目：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以南社諸子為主軸的探究

中文摘要

「南明」(1644-1683)有別於「明季」、「明末」、「晚明」(1573-1644)等詞，在明代正統王朝結束後(指崇禎帝自縊)，南明三帝及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與清朝繼續對峙，產生「明代尾聲」和「清朝初始」的並時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南社(1909-1923)，在晚清以革命社團形態出現，無論是文學／史學均在近現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南社從事「南明書寫」，包括對南明人、事、時、地、物的感懷吟詠和對南明史料、史事的記錄、搜羅，有其特殊的時代意涵，可做為擴展南社研究的新方向。

本計畫執行過程，經由詳讀南社諸子重要著作之後，決定以從事「南明書寫」最具代表的兩人——柳亞子、陳去病為主軸，探究柳、陳二人在「南明書寫」的成果，進一步推究其「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

本計畫先以柳亞子個人的「南明書寫」作為研究標的，經由南明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南明史及人物的書寫等議題，就其早年熱心閱讀南明史集，寫作〈鄭成功傳〉、〈夏內史傳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文為主軸；進而探討清末與民國中日抗戰時期的柳亞子，如何在黎里、上海、香港、桂林等地拓展南明史的寫作及研究工作。希望見出柳亞子為抒發時代感懷和凝聚國族認同，形成有別於一般史家結集歷史文獻，藉以重構「南明」歷史記憶的特殊意涵。

其次則是以陳去病為研究對象，陳氏是南社諸子早期從事「南明書寫」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輯錄《陸沉叢書》記載清人入關暴行，以達革命宣傳效用，激發黃天、高旭等人反滿情緒；1904年編《清秘史》詳盡搜羅滿族歷史，力邀柳亞子作序，漸次開拓「南明書寫」風氣。1905年起，陳去病陸續在《國粹學報》發表詩文，慷慨贈書予該刊藏書樓，除單篇史傳外，於該刊「叢談」、「史篇」欄連載《五石脂》、《明遺民錄》，整個「南明書寫」系譜建立更為完整。就陳去病「南明書寫」顯示的意涵來看，他以黃帝紀元為南明紀實，大量記錄吳地、福建、揚州等東南地區的抗清史事，具明顯的地域性；尤其他以周莊、松陵人自居，為曾經屯兵於此的明末將領作傳，具有搜羅鄉邦文獻之意。再者，他為明末遺民作傳，著墨傳主不事異族、隱逸躲藏的事蹟，強調文字不可亡對民族傳承的重要性，則是族群復興之旨的表現。

另外，為提供南社研究的基礎文本，本計畫完成「南社叢刻資料庫」，將二十二冊《南社叢刻》及《南社叢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掃描建檔後，依作者、篇目、卷次、文類等方式查詢，並建置網站，提供研究者使用。

關鍵詞：南社、南明、南明書寫、柳亞子、陳去病、歷史記憶

報告內容：

一、前言

活躍於清末民初的南社（1909—1923）一向被學界視為革命派文人的代表社群。然而，在其作品被冠以政治色彩的同時，學者較少注意他們在近代國族想像、民族英雄系譜等熱烈討論議題中的貢獻，因此，南社諸子的「南明書寫」仍有其開發的空間。

本計畫擬以南社諸子主腦人物——柳亞子與陳去病為主軸，探究他們在民國前後的「南明書寫」現象及其演變的意涵。在柳亞子、陳去病等人的引領之下，吳江、松江等地開展出崇拜南明的氛圍，進而與認同明末幾社、復社創社精神的知音結合，融入民族主義、革命意識後，開始書寫與南明人物相關的篇什。此外，在南社活動時期，《南社叢刻》也產生「南明書寫」現象，藉此可探究出「南明書寫」在辛亥革命時期扮演的地位、重要性，以及與時代脈動相互呼應的歷史意涵。南社解體之後，柳亞子則將南明英雄、帝王等社員共感的「南明書寫」（尤其指陳子龍、夏完淳、吳日生、張蒼水等人事蹟），擴大影響到學者搜羅南明史料的熱潮。尤其是他在南明史料研究的觀察中，不只窺見柳氏個人「南明書寫」的體系，同時也可以考掘民國學者的豐富藏書及出借愛書的無私之心。整體而言，柳、陳二人書寫南明人物、史實，不只是出自對地方鄉賢或少年殉國的文化崇拜，藉此，還能抒解書寫者對時局的失望與不滿，從歷史集體記憶的尋求，喚醒人們對過去的認同感和保存文獻的共識。本計畫希望以南社諸子主腦人物——柳亞子與陳去病為班底，探究民國前後「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不僅希望擴充南社研究的議題，同時也企盼為南明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界。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將「南明」視為一個獨立的歷史分期，是本計畫採用「南明」一詞的主要考量點。相較於從明神宗萬曆初年到崇禎末年（1573—1644）的「明季」、「明末」、「晚明」（亦有學者將弘光、隆武、永歷南明三帝包含入內）等詞，「南明」的範圍更小。換言之，南明的「南」除了指明代正統王朝的結束（崇禎帝自縊），同時還有「明代尾聲」和「清朝初始」的並時概念，更有南明三帝及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與清朝繼續對峙的特殊意涵。

相對於晚清以來，革命派作家以「南明書寫」的方式，重新收集時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既是一種呼喚國魂的方式（為了達成反清運動的目的），同時也是一種國族概念的懷想（為了夷夏之別的民族意識）。據柳亞子之說，「南明」的「南」所指的時間斷限是：

從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曆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監國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歷永曆帝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漢奸施琅入東寧，延平幼王朱克塽投降為止，共計四十年。這四十年的歷史，正是漢人和韃子鬥爭的歷史。這四十年間統治漢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還有一個旁生側挺的魯監國。（《南明史綱·史料》頁2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西元 1644 至 1683 年，正好也是清初順治與康熙兩位帝王統治的時期，所以，歷史上「南明」的「南」還具有時代變異的過渡意涵。南社跨越清末民初，她之所以在前朝找到歷史印記的指標年代，與晚清「南明書寫」的關係值得探勘。在南社諸子中，影響社員意識形態者，莫過於主導南社業務，被喻為「南社靈魂」的柳亞子，他在 1903 年後陸續完成〈鄭成功傳〉（載 1903 年《江蘇》第 4 期，署名「亞廬」）、〈中國滅亡小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6 期及 1906《復報》第 3 至 10 期，署名「中國少年之少年」）、〈台灣三百年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7、8 期，署名亞廬）、〈夏內史傳略〉（載 1906 年《復報》第 6 期）、〈吳日生略傳〉等文。在其自撰年譜中，特別提到 1904 年「讀夏存古，張蒼水諸家集，並及全謝山《結埼亭文內外集》，為搜討南明故事之始」；1907 年「讀明、清間吳江諸前輩詩文集，為搜羅鄉邦文獻之始」；1909 年至 1923 年南社主要活動時期，柳亞子專心投入南社社務，除了零散的詩詞創作外，在「南明書寫」部分幾近空白；1937 年後，柳氏以三年時間進行「活埋」，潛心研究南明歷史，「南明書寫」成果可觀。「南明書寫」反映在柳亞子身上，進而對南社諸子揮發的意涵，就時代大環境而言，是近代凝聚國族共識，以鄉邦意識進行南明史籍收羅的代表；就社團成立宗旨而言，則以將南明的反滿精神注入南社的革命意圖。因此，即使以社團觀之，南社成立於 1909 年，不出三年清廷已被推翻，但「南明書寫」對南社內部、革命思潮的影響，仍不可小覷。另外，柳亞子之所以從事「南明書寫」，與另一位南社發起人陳去病關係密切，若能從陳去病入手，一來可以見出陳—柳在「南明書寫」的系譜，二來也可以推究南社諸子對「南明書寫」的態度和所受的影響，第三，陳去病雖然是南社三位主要發起人之一（即：柳亞子、高旭、陳去病三人），但在整個南社研究史中，投入的研究者仍少，就「南明書寫」切入，可還原陳去病在近代史傳、文獻搜羅之功，充實近代研究內容。

以往學界在認定南社繼承「幾、復風流」為其時代使命時，大致有幾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一為南社首次雅集選在蘇州虎丘明末抗清名將張國維祠堂舉行，希冀造成如同復社在崇禎五年於同處召聚千人的氣勢；其次，南社「根柢於國學，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為其枝干」，擁有大批的國粹派文人，是以將「古學復興」的理論落實到「殘明遺獻的復活」（引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語）；再者，南社反滿、提倡革命，正需要當年幾、復社身陷「南明」奮力抗清的動力。因此，南明的「南」與南社的「南」兩相映照，可以說明為何探討「南明書寫」非從「南社」著手的必需性。

三、文獻探討

本計畫的參考文獻主要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文獻：南社諸子相關著作，如《南社叢刻》及南社諸子個人別集（諸如：《高燮集》、《姚光集》、《柳亞子文集補編》、《高旭集》等），仔細閱讀後發現，在《南社叢刻》中，涉及泛南明之文有 17 篇，詩有 31 首，詞有 4 首，除柳亞子、陳去病致力「南明書寫」清楚可見，較易歸納「南明書寫」系譜外，其餘多為散篇，較難成一體系，是以考量計畫執行之可能及說服性，決定以柳、陳二人為主軸，專

註其「南明書寫」的探究。第二類文獻：南社諸子從事「南明書寫」時的閱讀資料（諸如：《南疆逸史》、《海甸遺史》、《南明野史》、《通鑒輯覽》等）重新閱讀這些文獻，再比對柳、陳二人呈現的「南明書寫」，可知其知識來源和寫作立場，對其「南明書寫」意涵的推斷不致偏頗。第三類文獻：南社諸子從事「南明書寫」的發表刊物（以上海《國粹學報》、香港《大風半月刊》和《筆談》、桂林《文學創作》為主），報刊可謂了解近代文學、史學的重要取資，透過柳、陳二人「南明書寫」在報刊發表情形的觀察，亦可推論「南明書寫」在晚清影響層面。第四類文獻：具體完成的「南明書寫」專著，如：《南明史綱初稿》、《南明人物志》（今收入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等書，南社諸子中，僅柳亞子「南明書寫」有專著出版，其餘均以散篇出現。陳去病雖有《五石脂》、《明遺民錄》與相關南明的系列書寫，但無法正式結集成冊，由此可看出柳亞子「南明書寫」的規模和成就。第五類文獻：近人對於南明研究的相關論述，以及歷史記憶、國族認同、族群復興、歷史想像的相關研究，有助於思考南社諸子在「南明書寫」的呈現。

■參考文獻舉隅

專著

-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原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11月。
-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新莊市：自由書局，1976年。
- （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合輯，《神農本草經》，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年。
- Harold Isaacs（哈羅德·伊薩克）著、鄧作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11月。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江蘇》第六期，1968年9月1日影印初版。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王雲五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何宗美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 吳江文化局編，《吳江文史資料第14輯：華夏興亡在匹夫——紀念陳去病誕辰120周年》，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95年。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年12月。
-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

- 周天裕等，《吳江文史資料第九輯：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專輯》，（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89年。
- 姚文放，《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 柳亞子，《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 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柳亞子等編，《南社叢刻》，蘇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
- 柳亞子著、柳無忌編，《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
-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 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
- 胡樸安選錄、沈雲龍主編，《南社叢選》，台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
- 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 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 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5月。
- 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 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1月。
- 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

期刊論文

- 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89年。
- 王東杰，〈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 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
- 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第4期，1994年。
- 白堅，〈南明人物幾沈吟——柳亞子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述略〉，《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四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3年11月。
- 白堅，〈柳亞子和夏完淳〉，《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一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0年6月。
- 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第5期，1987年。
- 林香伶，〈回顧與前瞻——中國南社研究析論（1980—2004）〉，《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八期（春季號），2006年3月。
- 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

2006年6月。

邰紅紅，〈淺談陳去病的《五石脂》〉，《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4期，
2005年8月。

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文教資料》第5期，1987年。

殷安如，〈浩歌堂與綠玉青瑤館考〉，江蘇省南社研究會成立大會論文，1994年。

管林，〈40年來柳亞子研究述評〉，《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1期，
2001年2月。

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第1期，1981年。

學位論文

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四、研究方法

依據掌握的南社諸子資料，本計畫採行的研究方法如下：

1. 本計畫使用敘事學經常操作的「演繹法」。在建立柳、陳二人「南明書寫」系譜的過程中，透過對「南明書寫」中「直接書寫」材料的掌握，使用索緒爾針對共同規律和結構以演繹法強調分類的方式和二元對立語言學概念（指語言與言語、內部與外部、聲音與文字、能指與所指、共時與歷時、句段與聯想等等），之後再針對南社諸子在「南明書寫」的敘事模式、結構模式以及隱蔽的秩序，找尋敘述者在「南明書寫」過程中可能產生：敘述、組織、見證、評論、交流等功能，並嘗試探求敘述特色。此外，敘事學中「敘述閱讀」的研究方法，幫助本計畫觀察「南明書寫」的敘述技巧和手段，針對敘述方式的閱讀，從「視角的把握」、「敘述者形象的判斷」以及「敘述時間的辨析」入手。
2. 本計畫以考實的方式將柳亞子、陳去二人分為兩條主線，以歷史脈絡統合其「南明書寫」的實際內容，除了儘可能收集可靠文本，以理解柳、陳二人「南明書寫」的寫作意圖——包含其中的客體因素和純功能因素。設籍吳江、同里的柳、陳二人，透過「南明書寫」建構出「我」與「南明」（包括人與史）的對話，並以不同的文本書寫模式，創造出新的歷史記憶——特別於是關於南明的部分。經由這些「南明書寫」的一一完成，影響南社諸子在革命形象之外的特殊性格和創作氛圍。尤其是明代故宮、帝王陵墓的「經過」，有時出自於一種「刻意的安排」，有時卻是一種「偶然的奇思」，或許可以從中推究南社諸子在文字之間流露的「群體心態」認同感（包括過去和現在）。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共分三部分進行，茲將研究結果概述如下：

（一）以柳亞子為主軸的「南明書寫」研究

柳亞子「南明書寫」部分，完成〈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已發表於《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2006年6月，頁105—138）一文，茲將研究結果簡述如下：本文綱要計有：「問題的緣起」、「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南明史書寫：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為中心」、「南明人物書寫：從〈鄭成功傳〉到《南明人物志》」、「結語」，根據研究內容所得結果有二：

1. 「南明書寫」是柳亞子年少記憶的重構

青少年時期的柳亞子偶然在家中藏書閱讀《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開始以〈鄭成功傳〉、〈中國滅亡小史〉等文從事「南明書寫」，之後再受陳去病廣收南明遺集的啟迪，奠定日後視南明史料為至寶的基礎。耐人尋味的是，柳亞子並沒有即刻大量從事「南明書寫」，一鼓腦兒沉浸在「欲憑文字播風雷」的南社世界，他積極拓展南社版圖，參與革命活動，有時還得分神處理南社內訌，回應新文化運動者的攻擊。然而，南社分化了，革命理想破滅了，就連他想迎頭趕上的新文化世界，也離他遠去；因此，存放在年少記憶的南明英雄成為他心靈的寄望，無視日軍炮火，他選擇在上海「活埋自己」，表面看來似乎是藉此逃離失望的世界，毋寧說是對現實不同方式的正面相迎；阿英、胡樸安等人慷慨借書、代購，不僅擴充活埋庵和羿樓的藏書，同時也為柳氏構築一個個人專屬的南明記憶，未到桂林之前，成功重構了年少記憶。令人扼腕的是，流離逃難的生活終究使他有形的南明記憶（指大量收羅的藏書）化為無形，於是，他再度向孱弱的記憶挑戰，經由〈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等文的發表，展現對年少記憶搜索的強烈意志，竭力重構戰火中的記憶。在重構記憶的過程中，柳亞子不得不向歲月低頭，感慨「追憶為難」，1944年，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的發表，彌補柳氏一度失落的記憶，同時也促成1950年柳亞子將舊藏悉數捐出的記憶分享

2. 「南明書寫」企圖藉歷史記憶凝聚國族認同

「南明書寫」的意義除了滿足柳氏年少記憶重構的想望外，真正的價值還在於藉由呼喚共同歷史記憶達到凝聚國族認同的作用。民族學家王明珂認為：「族群認同有其根基性的、情感的一面」，「在資源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時，人們常集體遺忘、修正或重建歷史記憶，以調整可視為『手足同胞』的人群範圍」（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4月，頁416），在柳亞子眼中，滿人以異族身分入主中國，與其並行的四十年南明歷史簡直是漢人的血淚史，因此，他寫〈中國滅亡小史〉提醒漢人「集體遺忘」亡國已久的事實，現在所見的清朝並非故國；在〈鄭成功傳〉定下「排異種以殖新地」的英雄條件，企圖打破二百年來「被重建的歷史記憶」，重新喚回屬於漢人族群的歷史記憶。至於《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相關文本的形成，基本上也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凝聚，這一點可以從柳亞子大量收集南明史籍，再將其論述援引入文，交叉考證、批評、質疑的書寫規律得到印證；其次，在柳亞子早期與晚期的「南明書寫」作品中，儘管大環境不同，他所關注

的焦點，感懷的人物，不僅未曾更改，甚至還具有連續性、擴張性，這一點在夏完淳身上尤其明顯，即使是他與阿英、張燾朗往復討論而成的南明史劇，也能得到證實。

柳亞子留予後世的「南明書寫」作品，或許不能通過史學家史才、史識的標準，也無法達成他呼喚國魂，團結漢族的理想；但是他對南明史料的執著、南明英雄的熱情，至今讀來依舊鮮明動人

（二）以陳去病為主軸的「南明書寫」研究

陳去病「南明書寫」部分，完成〈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陳去病「南明書寫」研究〉（已於政大中文系所友研討會）〔2006年5月〕宣讀，並經張堂錡、林啟平先生意見修改，投稿學術期刊中）一文。茲將研究結果簡述如下：本文綱要計有：「問題意識的形成」、「陳去病『南明書寫』歷程的爬梳」、「『南明書寫』開拓方熾」、「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之旨的擴張」、「結論」，根據研究內容所得結果如下：

1. 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在南社諸子中最早：

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起緣於對鄉邦文獻的興趣，約莫在陳氏十六、七歲，即1890年（光緒十六年）前後，此時滿清與英國互換中英藏印條約、俄國軍隊入侵帕米爾地區，也是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講學廣州萬木草堂之時，因此，陳氏開始注意鄉邦文獻是在變法維新感召下逐漸萌芽。所謂「怦然心動，思有補綴，以存一方掌故」是愛護鄉土之情的滋長，來自鄉邦文獻的閱讀經驗，是南社諸子最早投入「南明書寫」者之一。

2. 陳去病藉「南明書寫」在報刊發表，傳遞族群復興之旨

推究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的歷程，可追溯1903年9月2日《江蘇》第六期的一則廣告。陳去病計畫出版《陸沉叢書》十冊，先輯《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四冊，選定《江蘇》作為宣傳管道。並得到南社社友高旭、黃天等人的回響。除此，據楊天石、王學莊等人考察，1904年7月，陳氏再編《清秘史》，署名有媯血胤，書分二卷，上卷有：《滿洲世系圖表總序》、《滿洲世系圖》、《滿洲世系表》、《二百四十年中國舊族不服滿人表》、《滿洲職官前後異名表》；下卷有：《佛庫倫不夫而孕》、《滿洲先世事略》，末附《吳三桂借兵始末記》，該書對滿洲歷史搜羅詳盡，還邀請柳亞子為之作序，可作為陳、柳二人在「南明書寫」工作上的系聯。再者，以「研求國學，保存國粹」為主要宗旨的《國粹學報》，則是陳去病拓展「南明書寫」重要媒介，該刊重視文獻保存，提供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的合適環境。陳氏除了慷慨贈書給該的藏書樓，並在該刊發表詩文、史傳論贊等作品，尤其是在「叢談」、「史篇」連載《五石脂》、《明遺民錄》，則是「南明書寫」的主要參照文本。《國粹學報》第六十三期後，陳氏就不再發表作品，總計陳氏作品散見於三十七處（自1905.7至1910.3），而《國粹學報》除《五石脂》（含：第15.16.17.18.20、21.24.26.27.28.29.30.31.32.33.34.35.36.37.40.44.45.46.47.60.61.62.63期，共二十八期）、《明遺民錄》（含：第28.29.30.31.34.36.45.60期，共八期）外，其餘連載者，僅黃節《黃史》而已（含：第1.2.3.4.5.6.7.9.14.19.20.21.26.27.32.33.36.38.41期，共

十九期)，由此可見陳去病在該刊作者群的代表性和陳氏從事「南明書寫」在南社成立之前的族群復興之旨。

3. 陳去病「南明書寫」富含時代意義

1906年4月，陳去病先與黃賓虹（1865—1955）等人為紀念明清之際思想家黃宗羲（梨洲）創立「黃社」，「表面上以議論詩文為名，其實是以此來反對清朝的反動統治」，可為陳去病在「南明書寫」之外紀念南明人物活動的補敘。他繼《江蘇》、《警鐘日報》刊載「南明書寫」相關廣告後，又選擇《復報》宣傳記載清初漢人抗剃髮蓄辮史實的《煩惱絲》。《復報》油印本創刊於1905年，乃柳亞子在吳江同里自治學社期間辦的社團刊物，取「復興中華」之意，1906年改為鉛印後，使用黃帝紀元，與《煩惱絲》編年概念相符，而《國粹學報》出版也標示黃帝紀元，反滿情緒與族群復興之旨已然可見。陳去病搜羅南明史實，是基於漢族身份，將南明與清初並時的歷史，重新再現。而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召喚，可說是出於一種「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c)（即「此一共同擁有的過去，在每個文化中打造每個人的生活，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它或以「傳說」的姿態出現，闡述人們對「聖化」時間的想像，或以「歷史」的面貌現身，記錄「現實」或紀年時間的「真相」；它匯入所謂「群體心靈」(group mind)、「集體記憶」、「歷史記憶」，或涂爾幹的「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或榮格的「種族潛意識」或「原型」(archetype)，並遍及每一個層面」。參見 Harold Isaacs（哈羅德·伊薩克）著、鄧作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11月），頁178。），尤其在晚清革命主張熾烈、漢滿族群對峙之際，強調漢滿不共戴天之仇，即是企盼族群復興時代的來臨。除此，同年10月24日，陳氏在浙江新安江上為明末抗清將領張煌言作周忌，次年4月清明，他再與高旭、劉三、沈礪等人游覽虎丘，凭吊抗清英雄張國維祠，陳氏革命心靈日漸熾熱，「謁陵掃墓、忌辰哀哭」成為追懷先人的重要儀式，也是日後南社重要的社外活動之一。

（三）「南社叢刻資料庫」架設完成

南社資料庫架設是筆者多年來的心願。經由本次計畫的執行，以有限的人力、硬體空間和經費，戮力完成「南社叢刻資料庫」架設（置於 <http://web.thu.edu.tw/hllin/>）。目前網站系統免費開放供南社研究同好使用，以作者，篇目，卷次，文類檢索。本資料庫製作方式，文本以逐頁掃描建置檔案，依作者，篇目，卷次，文類，起迄頁碼輸入 access 資料庫，之後再請本校資管所學生撰寫程式和個人網站連結（目前本校各系網路空間有限，暫時無法放置於中文系網站），系統測試多數，目前運作正常。

六、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完成，在既有計畫基礎上，重新省思審查意見後的成果有三項：包括兩篇論文的完成：〈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陳去病「南明書寫」研究〉（均已發表，前文已刊載於《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後文已在研討會宣讀，修改投稿審查中）以及「南社叢刻資料庫」簡易系統的架設（置於

http://web.thu.edu.tw/hllin/)。自評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一) 研究進路的修正

本計畫原希望藉原有研究南社的基礎，進一步推出南社諸子從事「南明書寫」的全貌，但在詳細觀察，閱讀文本後發現，除了柳亞子、陳去病外，其餘社員的南明書寫，多為懷念南明而作，抒情感懷較多，具體描寫南明史實或人物較少（如：1910年10月11日（重陽節）周實、高旭、高燮等人在南京憑吊明孝陵，事後刊行《白門悲秋集》，此集在彼岸已不易見到，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先生所言，南京大學圖書館收錄一冊，相關內容請參見筆者博士論文，《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頁148—149），且多以散篇形式出現，建構南社諸子整體的「南明書寫」系統實有困難。此外，南社組織並不嚴謹，「南明書寫」隱微難為，以往在撰寫博論時，已處理了部分散篇問題，深思之後，決定深入柳亞子、陳去病兩人「南明書寫」，串聯陳、柳二人在「南明書寫」的譜系。兩篇論文的完成，對於「南明書寫」在民國前後的演變及其時代意涵能夠有具體的說明及理解。

(二) 在舊有南社研究議題中，另闢新路

1. 柳亞子研究議題的再開發

柳亞子研究與其他南社諸子相較，屬於「顯學」（此與其子柳無忌支持出版柳亞子文集關係密切），但在以往研究柳氏南明史的論著中，學者著力「介紹」其研究內容及收集史料的過程，較少針對其「南明書寫」作深入的「論述」（諸如：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1981年第1期；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1987年第5期；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同前）；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頁110-113，等篇均是）。因此，留予本計畫研究柳亞子從事「南明書寫」的空間，經由柳亞子收集南明史料的爬梳和撰寫歷程的整理，可見阿英、鄭振鐸、胡樸安等人提供史料的無私。從香港、桂林的流離歷程，得知柳亞子曾與朱蔭龍、宋雲彬等人聯名創立「以搜集南明史料，加以研討，輯成《南明紀年》、《南明紀事本末》及《南明》三書為宗旨」的南史社（又名「南明史料纂徵社」），大張旗鼓規劃《南明史料匯編》、《南明史料新編》、《南明史料月刊》的出版。可惜日軍再度舉兵南下，長沙、衡陽相繼淪陷，柳氏逃往重慶，南史社僅曇花一現，即化為泡影。對應南社成立前後（即民國前後）柳亞子在「南明書寫」意涵的演變，擴張南社研究範疇是為一也。

2. 陳去病研究的考掘

陳去病雖為南社開國元老，但在社內個性一向低調，加上後輩凋零，從事陳去病的研究者為數不多（諸如：殷安如，〈浩歌堂與綠玉青瑤館考〉，《江蘇省南社研究會成立大會論文，1994年》、周天裕，〈陳去病故居及其家世〉，《吳江文史資料第九輯：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專輯》，（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89年），頁142—145、《吳

江文史資料第 14 輯：《華夏興亡在匹夫——紀念陳去病誕辰 120 周年》（同前，1995 年）等文），本計畫的完成，可還原部分陳氏在近代史學的貢獻，進而引起學界對陳去病的重新考掘，並藉由對他在「南明書寫」的探勘，了解革命派文人如何經由在晚清如何凝聚鄉邦意識和族群復興之旨的時代氛圍。

而本計畫擇選陳去病、柳亞子兩人作為研究主軸，在南社諸子中頗具代表性，兩人投入南明書寫有其特殊的地緣、情誼關係（陳去病與柳亞子之父同為長洲大儒杏廬弟子，二人於 1902 年赴吳江縣城應考結識，日後柳氏加入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創立南社，都與陳氏交遊甚密。陳氏曾輯錄《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等四書為《陸沈叢書》，亞子於 1906 年發表唯一的小說作品《陸沈記》應是受到陳氏啟發）。其餘南社諸子散篇的「南明書寫」雖然較少討論，但從陳、柳二人身上，已可得知重要特徵。

（三）南社研究基礎文本網路資料庫索引系統的建立

近年電子書、電子資料庫的建立，更為傳統中文以紙本印刷為主要閱讀來源提供快速便利的檢索方式。以往研究南社者受限原始《南社叢刻》在世面上不易見到，研究文本較難統一，直到 1996 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南社叢刻》重印本，重新統一頁碼，研究者才有統一的應用版本。（筆者曾發表〈從《南社叢刻》淺談南社的幾個問題——以文類分布為核心〉一文，〔《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2003 年 2 月，頁 88 — 96〕可為說明）。本計畫執行經費相當有限，但為推廣南社研究，以逐頁掃描建置 JPG 檔案，依作者，篇目，卷次，文類，免費提供學界研究之用。本計畫「南社叢刻資料庫」雖然屬於簡易版本，卻可嘉惠研究者，是為本計畫執行之重要成果之一。

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

林香伶*

摘 要

「南明」(1644-1683) 有別於「明季」、「明末」、「晚明」(1573 - 1644) 等詞，在明代正統王朝結束後（指崇禎帝自縊），南明三帝及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與清朝繼續對峙，產生「明代尾聲」和「清朝初始」的並時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

南社（1909-1923）以革命社團形態在出現，無論是文學 / 史學均在近現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南社大量從事「南明書寫」，包括對南明人、事、時、地、物的感懷吟詠和對南明史料、史事的記錄、搜羅，引領南社發展的柳亞子無疑是最具指標作用的人物。是以本文以柳亞子個人的「南明書寫」作為研究標的，經由南明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南明史及人物的書寫等議題，就其早年熱心閱讀南明史集，寫作〈鄭成功傳〉、〈夏內史傳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文為主軸；進而探討清末與民國中日抗戰時期的柳亞子，如何在黎里、上海、香港、桂林等地拓展南明史的寫作及研究工作。希望見出柳亞子為抒發時代感懷和凝聚國族認同，形成有別於一般史家結集歷史文獻，藉以重構「南明」歷史記憶的特殊意涵。

2006.1.9 投稿；2006.4.10 審查通過；2006.4.28 修訂稿收件。

* 林香伶現職為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關鍵詞：南社、南明、南明書寫、柳亞子、歷史記憶

Era Sentiments and Country Validations Study Nan-Ming Writing of Liu Ya-Tzu

Lin Hsiang-ling*

Abstract

The word of “Nan-Ming” (1644-1683) is different means of “Ming season”, “end of Ming Dynasty”, “late Ming Dynasty” (1573-1644). After the orthodox imperial court fin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mean the Chong-Zhen emperor hung oneself), the continue confronting with Qing Dynasty by three sovereign and many martyrs in south. It also produces “Ming Dynasty coda” and “Qing Dynasty initial”, special in history.

Nan Sheh (1909-1923), a revolutionary group at initial st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t worth attention that Nan Sheh society engaged in Nan-Ming writing in a large amount, including the personage, the events, the occurrence, the deep feeling to Nan-Ming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 Among them, Liu Ya-Tzu is most important people Nan Sheh society'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Nan-Ming Writing of Liu Ya-Tzu from the Nan-Ming historical papers collection, writing progress, Nan-Ming biography and personage. Though Liu's writing of “Zheng Cheng gong biography” (鄭成功傳), “Xia Nei Shi brief biography” (夏內史傳略), “The vanish biography of China” (中國滅亡小史), “Nan-Ming biography” (南明史綱) and “The personage of Nan-Ming” (南明人物志), we investigated the writing and research work of Liu Ya-Tzu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Lili, Shanghai, Hong Kong, Gui Lin. We hope to express the Era sentiments and country validations of Liu Ya-Tzu, and generally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views with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 then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un-Ghai University.

memory and special meaning of Nan-Ming again.

Keywords: Nan Sheh , Nan-Ming, the Nan-Ming Writing, Liu YaTzu,
historical memory

一、問題的緣起

柳亞子(1887-1958)在近代中國的研究價值，不惟是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首腦人物，其聲名遠播與其掌握傳媒、社群、政治各界的人脈，扮演多重身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柳氏著作經由其子柳無忌(1907-2002)等人的努力，一一付梓出版，學界對柳氏的關注，也隨之水漲船高，蔚為一股風潮¹。然而，柳氏除龐大的文學創作，積極投入蘇曼殊研究，奠定蘇曼殊在近代文壇浪漫詩僧地位等貢獻外，他對南明史料的掌握、「南明書寫」的成果，展現有別於一般文人的史學能力，其學術貢獻也不容漠視。

本文所界義的「南明書寫」，就「南明」的時代斷限而言，即：

從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曆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監國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曆永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漢奸施琅入東寧，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為止，共計四十年。這四十年的歷史，正是漢人和韃子鬥爭的歷史。這四十年間統治漢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還有一個旁生側挺的魯監國。²

簡言之，柳亞子以朱明王朝滅之後，南明三帝(福王弘光帝朱由崧、唐王隆武帝朱聿鍵、桂王永曆帝朱由榔)、延平三王(延平王朱成功、延平嗣王朱經、延平幼王朱克塽)及魯王朱以海被忠臣義士所擁戴的四十年歷史作為根柢——「南明」是也³。就「書寫」內容而言，應分三方面來看：一是實際撰著有關南明人物、史事的「史籍」著作，二為南明史料評介，三指以南明人物、史實為對象的文學創作。進一步言，「史籍」指《南明史綱》、《南明史綱歷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及南明人物傳記十餘篇等直接書寫南明史事、人物；「南明史料評介」則由〈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還憶劫灰

¹ 柳亞子研究盛況，可參見管林，〈40年來柳亞子研究述評〉，《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1期，2001年2月，頁14-17。

² 引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頁291。

³ 同上註，頁291-292。

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南明史料序、跋滙輯〉等文,形成一種以史料評介(外化)及個人記憶重構(內化)的雜揉書寫形式;至於以文學形式(包含詩詞、文、戲劇)從事的「南明書寫」作品,則與上述史籍及評介相互輝映,流露文人特殊的歷史情懷。

與一般史學家相同的是,柳氏極為重視歷史文獻目錄、版本、校勘等基礎知識和考據、辨偽、輯佚等實證功夫,此外,在友人協助之下,柳氏取得大量的南明史相關文本,以文人(特別指文學家)之姿另行發展一套有別於史家客觀理性史學規範而建構的「南明書寫」,分別在青少年、中年等不同階段,寄託了個人生命的主觀情志、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的意識,甚少受到學界注意⁴。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尋索柳亞子與南明史料相遇的過程,探究其「南明書寫」的實際內容及獨特的史觀,企圖還原中國近代史一個「南明書寫」個案的真相。

二、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

清朝前期的「康雍乾盛世」都以「稽古右文」自詡,除了政經軍教有所建樹外,《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的完成,更是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寶藏。在此同時,文字獄案件大興—涉及「敏感的南明歷史」及「明末清初史事的書籍」也在禁毀之列⁵。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腐敗將亡,箝制人民思想的勢力式微,南明野史筆記的搜羅、南明史事的撰寫才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柳亞子正巧搭上這班南明史研究的列車,從青少年到中年,從黎里到上海、香港、桂林,「南明書寫」就此開展。

⁴ 在研究柳氏南明史的論著中,學者著力「介紹」其研究內容及收集史料的過程,較少針對其「南明書寫」作深入的「論述」,諸如: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1981年第1期;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1987年第5期;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同前);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頁110-113,等篇均是。

⁵ 有關中國近代南明史研究的興起概況,可參見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頁101-105。

(一) 青少年閱讀與牛刀小試

在現存柳亞子自述研究南明史的文章中，柳氏多半交待自己從事南明研究是從 1939 年夏天伊始（民國二十八年），事實上，成就日後柳氏決意投入南明史料的搜羅、研究，其「遠因」肇端於青少年閱讀的興味和幾篇在報刊展露頭角的南明短文。在〈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序〉一文中，柳氏寫道：

余自束髮受書，即有志里中文獻，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義士佚民遺老之書。蓋當宇宙膾腥，華夷混合，而能艱貞蒙難，捨命不渝，其孤忠亮節有非人人所能幾及者，非徒以文字為粉榆重也。稍長，從陳子巢南游，搜討益力。巢南既輯吳長興伯及赤溟節士遺集刊行於世，而余亦獲長興客問十三篇。結習所關，輒詫為奇遇矣。然當是時，義旗履仆，胡焰猶張，名士新亭，自悲身世，一讀其書，每為低徊往復，至於泣下沾襟不能自己，此中耿耿，誠有未易為流俗人道者。⁶

柳氏在此序文中回顧從事南明研究、廣收里中文獻的過程，並非一時興起，其背後隱含對鄉里前輩的崇敬和與前賢書簡的「奇遇」，令他動容感慨。而陳去病（1874-1933）廣收南明遺著，曾輯錄《陸沈叢書》、整理吳易《吳長興伯遺集》和吳炎《吳赤溟先生遺集》等書，無疑是日後柳氏從事「南明書寫」的啟蒙先師⁷。再者，柳亞子從事明季人物、史事的編撰和收集，正好與晚清國族主義建構的需要相互呼應，換言之，若對比晚清大量興起明遺民「再發現」的研究風氣，柳氏對南明史料的興趣，正好為晚清出版明末史料注入了重要資源。

1903 年，柳氏在家中舊書堆中發現兩部鈔本，即二十卷本的《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此時，「對於南明史實最初發生興趣；同時，也粗粗地知道一些南明史實的輪廓」⁸。之後，青少年柳亞子在南社成立

⁶ 本文正式發表時間為 1914 年（民國三年），但實際寫作時間應在 1912 年（民國元年），參見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313-314。

⁷ 陳氏與亞子之父同為長洲大儒杏廬弟子，二人於 1902 年赴吳江縣城應考結識，日後柳氏加入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創立南社，都與陳氏交遊甚密。陳氏曾輯錄《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等四書為《陸沈叢書》，亞子於 1906 年發表唯一的小說作品《陸沈記》應是受到陳氏啟發。

⁸ 引自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頁 293。

前，陸續完成〈鄭成功傳〉(載 1903 年《江蘇》第 4 期，署名「亞廬」)、〈中國滅亡小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6 期及 1906《復報》第 3 至 10 期，署名「中國少年之少年」)、〈台灣三百年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7、8 期，署名亞廬)、〈夏內史傳略〉(載 1906 年《復報》第 6 期)、〈吳日生略傳〉⁹等文逐漸展露頭角。在其自撰年譜中，特別提到 1904 年「讀夏存古，張蒼水諸家集，並及全謝山《鮎埼亭文內外集》，為搜討南明故事之始」，1907 年「讀明、清間吳江諸前輩詩文集，為搜羅鄉邦文獻之始」¹⁰，但一心被革命事業吸引，高舉推翻滿清旗幟的柳亞子，卻是延宕了三十年之久，才與年少時的「南明因緣」重逢。

(二)「活埋」時期的知音互往

1909 年至 1923 年，是南社主要的活動時期，當時柳亞子專心投入南社社務，除了零散的詩詞創作外，在「南明書寫」部分幾近空白¹¹。然而，在經歷滿清覆亡、南社分化、北伐挫折後的柳亞子，卻已年過五十，他在抗日期間滯留上海，那段「髫年時就有的嗜好」¹²——研究南明史料的青少年記憶逐漸被呼喚，於是，他選擇足不出戶，與世隔絕的「活埋生活」三年，正式大舉從事精密殷勤的「南明書寫」。

1937 年 7 月 7 日(民國二十六年)，日軍在蘆溝橋發動進攻，北京、天津相繼淪入日軍之手，此時的柳亞子雖受神經衰弱的腦疾之苦¹³，仍憤慨抒懷，陸續在《申報》發表〈維滬察北〉、〈大時代下青年的使命〉¹⁴

⁹ 在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第四期(1994 年)，頁 110 一文中，註明上述諸文亦在《醒獅》、《民報》等革命刊物上發表，且以為〈吳日生略傳〉乃柳氏所作，但筆者在現有柳氏著作、年譜等相關資料均未見此文，暫存疑之。

¹⁰ 引柳亞子，〈自撰年譜〉，《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9、11。

¹¹ 南社活動期間，柳亞子僅在《南社叢刊》發表〈和巢南九月十九日顧端木劉公且錢彥林夏存古諸公三十餘人殉國於南紀念日詩二首〉、〈巢南書來謂將刊長興伯吳公遺集先期得公真跡小札一通又得王山史先生所撰夏內史傳及為內史營葬事甚詳喜極馳告索詩紀之應以四律〉(均見《南社叢刊》第二集)，以上六首乃柳氏與陳去病相和之作，故言南社時期柳氏在「南明書寫」上幾近空白。

¹² 同註 10，頁 222。

¹³ 柳氏雖值壯年，但於〈八年回憶〉一文自述：「腦病是愈來愈深了，失眠成為經常故事，消化不良，腸胃作痛，便不病發生起來」，文同上註，頁 219。

¹⁴ 二文分別刊於《申報》8 月 2 日及 8 月 29 日，今二收於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下)，頁 1188-1191。

等文，希望青年同胞肩負「抗敵救亡」重責，遺憾的是，淞滬之戰歷時三月後就宣告失敗。柳亞子面對摯友訣別、病逝¹⁵，「自恨孱軀」的他取王夫之「七尺從天乞活埋」之句，自署住所為「活埋庵」，從此潛心撰著，蟄居寓所，「活埋」上海三年。據柳氏回憶文自述：「這三年中間，出大門好像始終不過六、七次」¹⁶，而「全力從事南明史研究，大部分著作都在這時期完成」¹⁷，《南明史綱》、《南明史綱歷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及南明人物傳記十餘篇等實際的「南明書寫」內容，陸續問世。

「活埋」上海時期，阿英（錢杏邨）扮演柳亞子正式著手「南明書寫」的關鍵角色，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阿英明清文學、史料藏書豐富，與柳氏興趣相投；慨然借書，為柳氏從事「南明書寫」提供紮實的基礎；引介鄭振鐸（西諦）與柳氏相識，拓展柳氏「南明書寫」的視界。二、阿英積極創作南明史劇，錢、柳二人為此經常書信往復，熱烈討論，情誼俱增。〈《海國英雄》敘〉一文可為說明，其文云：

我和如晦先生的交誼，是以討論《碧血花》史劇為推進之契機的。因為如晦先生有創造南明史劇四部——《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懸壘神猿》的計劃。而我平常好談南明史實，便接連不斷的通信起來。……他把他全部的藏書，關於南明史料的差不多有三百多種，亨白郎地都借給了我。¹⁸

魏如晦乃阿英發表南明史劇時使用的筆名，在柳亞子文集中，曾多次為其劇作寫敘¹⁹，而阿英寫作史劇時，也接受柳氏不少建言，融入「鑒往所以儆來」的史劇創作觀²⁰。就阿英南明四劇觀之：《碧血花》寫弘光

¹⁵ 指柳氏友人何香凝、廖夢醒等人遠赴香港，經亨頤、胡寄塵、劉季平等人相繼過世諸事，參見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頁402-403。

¹⁶ 同註10，頁219。

¹⁷ 同註8附錄，柳無忌〈編後語〉，頁448。

¹⁸ 同註6，頁1258。

¹⁹ 柳氏為阿英史劇寫敘，為兩人紀念友誼撰文，計有：〈魏如晦《碧血花》歷史劇敘〉兩篇、〈《海國英雄》敘〉、〈懷念阿英先生〉、〈雜談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劇〉等文，均收入《磨劍室文錄》（下），頁1227-1230、1259-1262、1331-1335、1348-1363。

²⁰ 同上註，〈魏如晦《碧血花》歷史劇敘〉兩篇以「鑒戒」、「鑒往所以儆來」等歷史使命之語等同歷史劇使命。

時代，「借孫克咸與葛嫩娘的故事，來指點馬阮誤國的醜態」，此時柳氏已與阿英開始通訊討論史劇創作的問題；《海國英雄》「以延平王鄭成功為主角，來表現隆武一朝史實」，則採柳氏意見寫入延平王創辦天地會一事；而《楊娥傳》以永曆時期女傑楊娥為主人翁的靈感，則是緣自於柳氏的推薦，可與柳氏〈楊娥傳〉、「楊娥年表」相互參照；《懸壘神猿》計畫以張煌言為主角，書寫魯監國一朝史實，也和柳氏「南明書寫」的重心相當接近。

阿英給予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實際援助，可從〈懷念阿英先生〉得知一二，但柳氏記憶不免有誤，其文云：

關於南明歷史的書籍，阿英先生藏本甚多，在我研究的過程中，幫了我非常的大忙，我處所有南明史料的來源，一部分是阿英先生代我搜購來的，如《史外》、《南疆繹史》、《小腆紀傳》、《小腆紀年》、《晚明史籍考》之類；另一部分是他借給我的，如《痛史》、《明季禪史》、《明季南略》、《台灣外記》之類。可惜這一次在港變中，完全丟掉了。²¹

上文提及的「港變」應指太平洋戰爭，1940年12月，柳氏從上海赴港後又流離桂林，藏書幾乎付諸東流，所有上海得書的過程、內容，端賴日後的記憶重整。〈《海國英雄》敘〉一文言阿英共贈予三百多部書，但從柳氏相關文獻的片斷記憶僅可統整阿英提供柳氏南明史籍的方式，應有代購、代借、借閱、贈予四種途徑，實際書目難以確定，部分藏書來源說法也諸多歧異。

另一名提供柳氏取得南明史料的重要友人，則是同為南社社友的胡樸安，柳氏多次藉由書信透露自己對南明史料的高度興趣，離滬之前，還不忘以「收京夢裡精魂熱，野史亭邊退筆多」²²詩句表達輯錄南明史的心志；此外，為了請胡氏代為索閱程演生藏書《野史無文》，信中時有「急欲一睹」、「千萬拜託之至」、「不勝感激之至」等語，顯示柳氏濃烈索書的意願。至此，柳亞子借友人力搜集的南明史料逐漸豐滿，可以下列簡表見之：

²¹ 同上註，頁1334。

²² 詩名〈次韻和樸安即以為別〉，見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226，附於1940年11月26日致樸安信後。

■柳亞子友人提供南明史籍簡表

提供者	地點	性質	書名	作者 / 版本	備註
阿英	上海	代購	《晚明史籍考》	謝國楨著	柳亞子視此書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鑰匙」
			《小腆紀傳》	徐鼐著	購書後，歸還向鄭振鐸處借開明圖書館藏本
	香港	代購	《海東逸史》	翁洲老民著	
			《見聞隨筆》	馮蘇著	
			《記載滙編》	申報館仿聚珍版本	共計馮夢龍《燕都日記》、無名氏《董心葵事記》、朱子素《東塘日劄》、沈濤《江上遺聞》、華廷獻《閩事記略》、江之春《安龍記事》、章學誠《戴重事錄》、暨西逸叟《過墟志》、計六奇《金壇獄案》、無名氏《辛丑記聞》
阿英	上海	代借	《華延年室題跋》 三卷	傅以禮著	由鄭西諦處借得。附《殘明大統曆》和《殘明宰輔年表》各一卷，柳氏盡三天之力，鈔成
胡樸安	上海	代抄	《野史無文》		程演生藏書，胡氏託人代抄後自滬寄港
阿英	上海	贈予	《痛史》	1911 至 1912 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包含三十種史料

			《梨洲遺著滙刊》	1915 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黃宗羲作品三十二種
			《吳長興伯集》	1907 年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陳去病編印
胡樸安	上海	贈予	《明清記略目錄》		
阿英	上海	借閱	《荊駝逸史》五十五種		
			《明季稗史初編》十六種		
			《明季稗史初編》六種		
			《滇粹》二十一種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四十五種		
			《所知錄》五卷	錢秉鐙著	
			《明季南都殉難記》不分卷	屈大均著	
			《劫灰錄》五卷	無名氏著，國學保存會鉛印本	原題《珠江寓舫偶記》
			《張文烈公遺詩》一卷	張家玉著	
			《張蒼水集》二卷及《張蒼水全集》十二卷	張煌言著	
			《嶠雅》二冊	鄭露著	
			《明季南略》十六卷	計六奇著	

			《三藩紀事本末》 四卷	楊陸榮著	
			《史外》三十二卷	汪有典著	
			《南疆繹史》五十 卷	李瑤著	
			《小腆紀年》二十 卷	徐燾著	
			《台灣外記》十卷	江日昇著	
			《偽鄭逸事》一卷	郁永河著	
			《台灣鄭氏始末》 六卷	沈雲著	
			《鄭延平年譜》一 卷	許浩基著	
胡樸安	上海	借閱	《聖安記事》和 《明季實錄》	吳縣朱氏槐 廬校刊本	《亭林遺書》之一
孫仲瑛	香港	借閱	《永曆實錄》二十 六卷	王夫之《船 山遺書》鉛 印本	
			《勝朝粵東遺民 錄》四部	陳伯陶輯錄	
阿英	香港	未明	《台灣外記》六冊	江日昇著 / 進步書局石 印本	
			《台灣鄭氏始末》 六卷	沈雲著 / 吳 興叢書木刻 本	

(三) 香港羿樓與桂林流離

在許廣平、王任叔、朱舜華、阿英等友人大力勸說下，1940年底，柳亞子抵港，寄居九龍「羿樓」。在港期間，柳氏自述完成兩件「機械的」工作：一為繼續修正《南明史綱》，將六卷的形式擴充到八卷；二為整理屈大均遺著《皇明四朝成仁錄》²³。至於離滬前夕趕寫的《南明后妃宗藩志》一書，柳氏原意出版《羿樓叢書》，卻因戰爭未果，全稿已不存，只能以零星方式發表幾篇單篇傳記²⁴。

不過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香港相繼淪陷，柳亞子倉促逃難之際，一本書都沒有帶走，為了紀念羿樓舊籍，神經衰弱病痛復發的柳氏數度向頹弱的記憶力挑戰，陸續撰寫〈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三篇文章，尤其在〈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中，柳氏寫下一段文字，讀來引人鼻酸，其言曰：

……我在那裡，以真真活埋的心情，呆過了民國三十年的歲尾。直到民國三十一年年頭，始復由友人照料，經過八天八夜坐帆船飄洋過海的生活，輾轉以達海豐的馬貢。以後一路多病多痛地，行行止止，涉水登山，比及安抵桂林，已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七日了。除了身命和眷屬都僥倖無恙外，羿樓藏書的損失，對於我是一個不可磨滅、不可回復的創傷。²⁵

為了重整記憶中的羿樓藏書，柳亞子靠著《大風》、《筆談》兩本雜誌和廣西省圖借來的《晚明史籍考》，以半個月之久的時間，回溯從《罪惟

²³ 柳氏在港活動詳見〈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南明史綱·史料》，頁313-326。

²⁴ 有關《南明后妃宗藩傳》一文的內容，據柳氏自己的說法就有二種：一為后妃傳、追尊三帝傳、諸王傳、宗室傳四種（〈我的南明史研究經過〉附紀，1940年上海）；二為南明后妃傳一卷、南明追尊三帝傳一卷、南明儲貳傳一卷、南明諸王傳若干卷、南明宗室傳若干卷五種（〈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2年桂林），二說歧異在於南明儲貳傳的有無，今已不可考。《南明后妃宗藩傳》分正本、副本，柳氏原意將正本交由胡仲持經《華商報》出版，副本則交茅盾擬於《筆談》發表，南明追尊三帝傳則另交友人保存，但因香港戰火瀰漫，這些計畫都付諸流水。

²⁵ 同註23，頁364。

錄》八十四卷至《晚明史籍考》二十卷的零散記憶，才於1943年3月完成一百二十四部藏書記憶記錄，事實上，這些記憶遠遠「不及藏書之半」，柳氏僅能慨嘆「腦力所限，追憶為難，無可如何也」²⁶。

桂林生活稍稍平穩後，1943年1月，柳亞子與南明靖江王裔孫，任廣西省通志館編纂朱蔭龍共同起草《南明史編纂意見書》；次年5月，再與朱蔭龍、宋雲彬等人聯名創立「以搜集南明史料，加以研討，輯成《南明紀年》、《南明紀事本末》及《南明》三書為宗旨」的南史社（又名「南明史料纂徵社」）²⁷，大張旗鼓規劃《南明史料滙編》、《南明史料新編》、《南明史料月刊》的出版。可惜日軍再度舉兵南下，長沙、衡陽相繼淪陷，柳氏逃往重慶，南史社僅曇花一現，即化為泡影。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9月16日，王瑞豐在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發表〈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說明香港羿樓雖曾落入日軍之手，但南明史籍多數完好；1949年7月，柳亞子在《夏太史遺稿》末頁回應王氏的高誼²⁸；1950年11月，柳氏將在滬期間舊藏的明清古籍、鄉邦文獻和南社時期編印的書刊數千種，全數捐出（現藏上海圖書館）；同年12月，再將北京寓所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庫、革命文庫悉數捐贈北京圖書館；1987年5月，吳江黎里成立柳亞子紀念館，廣收柳亞子著作及藏書，柳亞子與南明的因緣故事，遂為地方美談。

三、南明史書寫：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為中心

在柳亞子「南明書寫」系列作品中，柳氏曾多次增訂《南明史綱》，可見柳氏對此書編纂的重視。促使柳氏動了「編寫《南明史綱》的野心」，則是緣自於閱讀上海國光書局排印本《南疆逸史》時的「不很痛快」和「不大方便」²⁹，以及對南明史料的特殊情感。但就柳氏「南明書寫」形成的脈絡看來，應從〈中國滅亡小史〉開始探看其南明史書的內涵。

²⁶ 柳氏所列羿樓藏書見上註，頁364-419。

²⁷ 同上註，頁138-139，〈南明史料纂徵社條例〉一文。

²⁸ 同上註，頁440-446。

²⁹ 同上註，頁293-294。

(一) 青少年史筆：中國滅亡小史

〈中國滅亡小史〉是柳亞子首次嘗試以紀事本末體方式的史書撰寫，此文寫於1903年，延至1906年7月16日才以「中國少年之少年」筆名在日本發行的《復報》(第3至第10期)連載³⁰。

本文採黃帝紀元方式紀年，除緒論、結論外，正文有：〈中國滅亡之慘劇〉、〈滅亡後之中國〉、〈洪氏之光復軍〉、〈民族主義之風潮〉四章，各章再以事、人、組織為綱，羅織整個書寫架構。柳氏所謂「中國滅亡」，意指滿清入關執政開始，通篇文字排滿意識強烈，鼓吹革命行動明確，情感激昂。從全文書寫架構觀之，柳氏雖然以〈中國滅亡小史〉命名，除第一章以「滿洲之起源」、「多爾袞入燕京」、「南都之敗」、「揚州、嘉定、江陽之屠戮及剃髮令」、「隆武帝之流血」、「浙東之淪陷及魯監國之末路」、「湘粵之亡」、「永曆帝之遇害」、「鄭成功」、「台灣之亡」等節順時敘述明亡的歷程外，其餘各章均是清朝歷史，書寫重心似乎擺在「滅亡後之中國」，呼喚民族意識及民權主義的用意尤其鮮明，〈緒論〉和〈結論〉可為印證，其言：

辱莫辱於奴隸，哀莫哀於亡國。亡國者，不祥之名也，可痛之事也。異種橫來，神州淪陷，銅駝荊棘，鬼哭磷飛。……吾誓以亡國之觀念，救我祖國。同胞同胞，猶以我祖國為未亡乎？則試張目北望，神馳燕雲之郊，彼高踞獨夫椅上，握全國生死予奪之主權之戴活、那拉，豈猶是我神聖祖宗黃帝之華胄耶？……後生末學，口不讀揚州、嘉定之記，耳不聞永明、延平之名，抑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沈也。某也不敏，私抱此願，網羅佚事，組織成篇，為鼓吹之一助。……我義俠之同胞，有讀此而興起其獨立革命之事業者乎？搗骨為塵，我目瞑矣。(〈緒論〉)

……歷史之良窳，視乎民權之消息。中國二千年來無民權，故二千年來無良史。……吾一字一滴血，一令一斷腸，亡國之痛其如此矣。……胡焰既衰，決不能再以文字之獄我同胞，則鼓吹不患其中止，特視我民之實行何如耳。……(〈結論〉)

³⁰ 此文現編入《磨劍室文錄》(上)，頁15-71。本段論述引文均引自此，不再作註。

柳亞子呼籲國人以炎黃子孫自居，視滿清為「異種」、「偽政府」，提醒同胞自清人入關以來，中國亡國已逾二百年，之所以膽敢以「文筆固陋，詞不達意」撰寫此文，無非是希望鼓吹革命，推翻滿清，解民於倒懸，中止亡國之痛。1902年，《新民叢報》、《清議報》等書曾被柳氏視為「枕中鴻寶」，他自命維新黨，將龔自珍和梁啟超視為「兩尊偶像」、「文字上的導師，思想上的私淑者」；柳氏於1903年加入愛國學社，認識章太炎、鄒容等革命派文人，本文談及民族、民權主義，恰巧可以看出柳氏思想的轉變，這一年，正是柳亞子涉獵南明史料的開始。

此外，觀察〈中國滅亡小史〉書寫語言，可想見柳氏撰文時的激切情緒，諸如：「耗矣哀哉」、「痛矣哉」、「無忘此悲慘之紀念日哉」、「成功之目其不瞑哉」等感嘆語的大量使用；援詩起文的方式，則表達對時局淪落的無奈，諸如：「玉樹歌殘亦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南都之敗段）、「雨夜孤舟宿鏡湖，秋聲蕭瑟滿菰蒲」（湘粵之亡段）、「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誰臥薪」（三藩之師段）、「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虜風寒」（虜政之腐敗段）等語，頗能引人共鳴；至於文末短詩的寫作，似可窺見詩界革命的餘緒，諸如：「民族大復仇，男兒速努力。誓將長白山，遍染腥紅血」（揚州嘉定江陽之屠戮及剃髮令段）、「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楊韋之變段）、「一卷編年漫殺青，漢家遺事拾零星。殘陽故國知何處？惆悵江南野史亭」（結論段）多數以淺近白話書寫，已脫舊詩格律。

本文雖然略具南明史的初步規模，但柳亞子並未擴充書寫，「倉猝從事以三周之期成此區區一小冊子」，等到日後廣泛閱讀南明史籍之後，才逐漸形成以編年為主軸的《南明史綱》。

（二）戰火春秋：《南明史綱》

《南明史綱》是柳亞子從事「南明書寫」著力甚深的一部著作，歷經日軍侵華的戰火威脅，輾轉成書，以下就其成書過程、內容一探究竟。

1. 成書過程

大部分學者多以六卷本《南明史綱》，視為《南明史綱》初稿，但根據其子柳無忌編纂《柳亞子年譜》所載，《南明史綱》初稿應為四卷，完成於1939年8月，六卷本完成於次年10月底³¹，並非真正的初稿，

³¹ 《南明史綱》四卷本及六卷本記載，參見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

換言之，《南明史綱》初稿本有四卷本和六卷本兩種，取資內容接近。相較於日後阿英、胡樸安、鄭振鐸等人對柳氏取得南明史籍的資助，寫作《南明史綱》初稿時的參考用書就顯得十分「寒儉」，內容相對「薄弱」³²，除官修《通鑒輯覽》外，僅有幾部私人撰作的野史，聊備一格。此外，柳氏還參酌溫睿臨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葉紹袁《甲行日注》、南沙三余《南明野史》對於月朔干支的時間計算方式，於1939年8月完成「以一六四四年明曆五月朔日起，至一六六二年明歷四月望日為止」的《南明史綱曆日表》，此書未能刊行於世，「原稿亦不知下落」，僅可由《〈南明史綱曆日表〉自序》略知其內容，實為可惜³³。

在柳氏觀念中，「中國舊時的史籍，嚴格講起來，是不能稱為歷史的」³⁴，因此他「不敢僭稱研究南明歷史，而只稱為研究南明史料」³⁵，對於從事「南明書寫」所抱持的理想是：「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備一些，以便當代具有唯物史觀學識的歷史家作為參考時方便一些，這就達到我的目的了」³⁶。《南明史綱》以編年方式寫成，從仿作對象到撰作目的，柳氏也提出說明，其言曰：

所謂《南明史綱》，可說是模仿朱熹的《通鑒綱目》而作的；只是有綱無目吧了。……實實在在就是王安石所謂「斷爛朝報」而已。不過，這個「斷爛朝報」寫成了對於我是很有用的。因為從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八三年止的史實，看了這一本「斷爛朝報」，就可以一目了然，不必要去翻《南疆逸史》的紀略和〈鄭成功傳〉了。³⁷

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04八月條、頁107十月條。另，柳亞子為《〈南明史綱〉自序》一文註記「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日」亦可為印證，參《南明史綱·史料》，頁420。

³² 據《南明史綱·史料》，頁294-295所載：「除了國光本四十四卷《南疆逸史》外，只有查繼佐的《罪惟錄》、《東山國語》，沈起的《東山國語補》、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全祖望、趙之謙的〈張蒼水年譜〉，匪石的〈鄭成功傳〉和清代官修的《通鑒輯覽》而已」。

³³ 柳氏曆日表自序同上註，頁420。

³⁴ 同上註，頁292。

³⁵ 同上註。

³⁶ 同上註。

³⁷ 同上註，頁294。

上述《通鑒綱目》應指《御批資治通鑒綱目》一書，1901年前後的青少年亞子曾仿其體例，輯史事為《河東綱目》一編³⁸。所謂「斷爛朝報」，主要是針對史事以編年體滙集產生斷續書寫的現象而言，柳氏雖自述不過「書生伎倆」，但堅信《南明史綱》可以裨補明季遺籍「各自為紀，不易貫串，不便記誦」的弊病，自視甚高。然而，他也不諱言自己在史學方法的不足，又言：

我雖然相信唯物史觀而不大能夠懂得它，又因為我對於新的歷史學是完全門外漢，所以南明史料研究的結果，最好也只是史料搜輯的完成吧了。³⁹

既然無法在研究方法上推陳出新，柳亞子選擇以充實《南明史綱》史料內容為主要工作，透過友人的穿針引線，取得南明重要史料，勤於研讀、抄錄相關史籍，尤其在尋索《南疆逸史》版本上格外用心⁴⁰。離滬之前，柳亞子為《南明史綱》初稿六卷本進行第一次修訂，以五十六卷《南疆逸史》、《小腆紀傳》、《殘明大統曆》、《殘明宰輔年表》、《晚明史籍考》、《小腆紀年》等書為主要參考用書。修正本與原本不同之處，在於以修正、擴充史實為主軸，並訂下：「擴大《南明史綱》的篇幅，訂正《小腆紀年》的謬誤，勒成《南明紀年》一書，作為我南明史料研究的第一種成績」⁴¹、「以賤注《南疆逸史》為初步工作，而以另撰一部《南明史》為最後工作」⁴²等目標。此外，柳氏又與鄭振鐸商議影印晚明史料叢書計畫，提出編輯南明史料的構想，進一步將「南明史料叢輯的編印，

³⁸ 柳亞子自撰年譜時將此事載於1901年（《自傳·年譜·日記》，頁8），柳無忌為《柳亞子年譜》亦載1901年（頁12），但柳亞子在《南社紀略·我和南社的關係》（頁9）中，則是將與《河東綱目》同年完成的〈上戴滌萬言書〉以「大概是1898年到1900年時候做的」含糊帶過，撰〈五十七年〉（《自傳·年譜·日記》，頁120）一文時雖發現舊說歧異，乾脆以「時移世異，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任其兩說並存」簡單交待，是以無法確知《河東綱目》寫作時間。

³⁹ 見《南明史綱·史料》，頁304。

⁴⁰ 柳氏為得見鄭氏所藏溫睿臨晚年定稿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先透過阿英向鄭氏說明自己訪求該書的心意，再經女婿石華父借得，以二十天時間，成功抄錄一部副本。事載〈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同上註，頁298-301。

⁴¹ 同上註，頁303。

⁴² 同上註，頁306。

和南明紀年及南明史的寫作」作為整個「研究南明史料最後的目的」⁴³。善於利用傳媒力量的柳氏，在《南明史綱》初稿六卷本修正稿完成後，隨即於香港《大風半月刊》陸續發表，企圖引起在港南明研究者的注意。

柳亞子初到香港半年，又完成《南明史綱》第二次修訂，內容由六卷擴大到八卷，第三次稿本採隨增隨刊方式，繼續在《大風半月刊》發表，並計畫改名《南明紀年史綱》，以符合編年體例。不過，《大風半月刊》自1941年2月20日（第84期）至12月5日（第102期）近十月的刊載，受日軍入侵港九影響，僅刊齊七編，獨缺永曆帝33年至37年的《南明史綱》文本。今本八卷的《南明史綱》初稿，則是由柳無忌等人「以《大風半月刊》所載從第一編至第八編上的印刷件作為底本，參照現存該稿的各種六卷本，以移花接木的辦法，補全《大風》未得刊完的第八編」⁴⁴，柳亞子大作得以傳諸後世。

2. 今本《南明史綱》初稿內容

《南明史綱》雖然多次校訂，最初以六編形式出現，目前所見版本仍以「初稿」為名，共成八編，茲將其編目及各年起迄月份羅列於下⁴⁵：

- | | | |
|-----|----|---|
| 第一編 | 甲申 | 威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按：1644年為清順治元年）（五月至十二月） |
| | 乙酉 | 安宗簡皇帝弘光元年（正月至閏六月） |
| 第二編 | 乙酉 | 紹宗襄皇帝隆武元年（七月至十二月） |
| | 丙戌 | 隆武二年（監國魯元年）（正月至十二月） |
| 第三編 | 丁亥 | 宗匡皇帝永曆元年（監國魯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
| | 戊子 | 永曆二年（監國魯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
| | 己丑 | 永曆三年（監國魯四年）（正月至十二月） |
| 第四編 | 庚寅 | 永曆四年（監國魯五年）（正月至十二月） |
| | 辛卯 | 永曆五年（監國魯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六 ） |

⁴³ 同上註，頁309。柳氏規劃的南明史料叢輯分「紀傳體」、「編年體」、「延平三世不拘體裁」、「傳記類」、「其他」五輯收集相關史料，之後再參照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分段落，加標點的編輯形式出版，但最後並未完成。

⁴⁴ 文見柳無忌〈編後記〉，載《南明史綱·史料》，頁451，註2詳述今本《南明史綱》編輯技法，可為參考。

⁴⁵ 起迄月份後有數字者，指僅載當月初一日期，並無內容，統一以方框標示之。

- 壬辰 永曆六年(監國魯七年)(正月至十二月, 四、十二)
- 癸巳 永曆七年(監國魯八年)(正月至十二月, 八、十一)
- 第五編 甲午 永曆八年(監國魯九年)(正月至十二月, 九)
- 乙未 永曆九年(監國魯十年)(正月至十二月, 七、十、十一、十二)
- 丙申 永曆十年(監國魯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 閏五、十一)
- 丁酉 永曆十一年(監國魯十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五)
- 第六編 戊戌 永曆十二年(監國魯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六、十一)
- 己亥 永曆十三年(監國魯十四年)(正月至十二月)
- 第七編 庚子 永曆十四年(監國魯十五年)(正月至九月, 二、六、十、十一、十二)⁴⁶
- 辛丑 永曆十五年(監國魯十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 壬寅 永曆十六年(監國魯十七年)(按: 1662年為清康熙元年)(正月至十月, 七、十一、十二)
- 癸卯 永曆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 二、四、五、八、九)
- 甲辰 永曆十八年(正月至十月, 四、五、十一、十二)
- 乙巳 永曆十九年(正至八月, 二、三、五、六、九、十一、十二)
- 丙午 永曆二十年(正月、八月、九月)
- 丁未 永曆二十一年(正月)
- 戊申 永曆二十二年(正月)
- 己酉 永曆二十三年(正月、七月、九月)
- 庚戌 永曆二十四年(正月)
- 辛亥 永曆二十五年(正月、九月)
- 第八編 壬子 永曆二十六年(正月)
- 癸丑 永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月)
- 甲寅 永曆二十八年(正月至十二月, 三、八)

⁴⁶ 本年二、六、十、十一、十二月不僅未載該月史實,連月份都沒有標示出來。以下各年月份以方框註記者亦同,若月份記載過少,則直接註明月份。

- 乙卯 永曆二十九年(正月至十月, 三、七、八、十一、十二)
- 丙辰 永曆三十年(正月至十二月, 二、三、四、六、七)
- 丁巳 永曆三十一年(正月、二月、三月、六月、十二月)
- 戊午 永曆三十二年(正月至九月, 五、十、十一、十二)
- 己未 永曆三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二、五、八、九)
- 庚申 永曆三十四年(正月至三月)
- 辛酉 永曆三十五年(正月、二月、六月、十月)
- 壬戌 永曆三十六年(正月)
- 癸亥 永曆三十七年(正月、六月、閏六月、八月)

從上列表可見，整部《南明史綱》雖然採行編年方式寫作，但不免有頭重腳輕的現象：第六編之前，每一年的史實記載，不僅「逐年」，同時也「逐月」，史實篇幅相當接近；第七編後，則如斷簡殘編，雖有「逐年」，但不「逐月」，空有月名而無內容，尤其永曆二十一年後，有時僅以當年正月「延平王在東寧」一語就草草做結。

此外，《南明史綱》尚有體例繁簡不一的情形，以永曆十三年和永曆十四年正月至五月記載對照說明：

永曆十三年

春正月巳朔、乙未、丙申
 閏正月壬戌朔、癸亥、辛未、丙子、丁丑、
 己卯、辛巳、壬午、乙酉、丙戌、己
 丑、庚寅、辛卯
 二月壬辰朔、丁酉、丙申、己酉、乙卯
 三月辛酉朔
 四月辛卯朔
 五月辛酉朔、甲子、乙丑、丁卯、戊辰、癸
 酉、戊寅、己卯

永曆十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
 三月丙辰朔
 四月乙酉朔
 五月乙卯朔、甲子

兩相對照之後，明顯可見前者詳於後者，尤其永曆十三年遇閏正月，記載更詳。就史事載文觀之，永曆十三年七月丙寅，張煌言起兵得

四府、三州、二十三縣響應，柳亞子詳列其名，似乎有意表彰南明將領反清的氣勢；永曆十四年正月丁巳載德陽王、潁國公、廣國公降清之事，則簡單帶過。

推究史事載錄繁簡的原因，或許與柳亞子史料掌握的多寡有關，但是以民國史家的身分——視者，在選擇重回南明視點時，如何在相關史料中決定使用的素材，似乎可以反應柳亞子的史觀和寫作企圖。《南明史綱》基本上採取的是一種「時間+事」的形式，具有李紀祥所謂「一次性」的表述特質，編年史與曆書在文字的表述形式上十分接近，但就整個歷史表現形式而言，「時間之刻畫意識雖是一種編年意識，而歷史意識卻是可以存在於無編年處」，「當其以『時間+事』為編年史述的基型時，其絕非一種真正的基型」⁴⁷。仔細觀察整部《南明史綱》，永曆二十一年以後的斷簡殘編，似乎正好反映南明政權的殘破四散，潰不成史；編年形式的採用——特別指年月日之上加上帝紀年號，即是柳亞子採用編年的真義。李氏之說可為註腳，其言：

「編」，就是「釘在牆上」、「鏤刻於時間之上」，給予一個一次性的「身分證」……編年之史的出現，就意味著人的「一次性」的本質已被揭出，並且有了形式上的表現；並且也意味著人意識到了時間之流逝性的本質，必須要及時用「編年」之方法掌握與記憶。⁴⁸

歷史不可能重來，若能掌握「一次性」的生命光輝，成敗與否端由自己選擇。年過五十的柳亞子在戰火流離間完成《南明史綱》，卻仍以「初稿」稱之，可見他自己對此書的編寫並不滿意，似乎也未超越傳統史書的寫作範式；民國之後的內憂外患，使中國彷彿再次經歷南明的流離失所，這部以簡明有條的編年方式搭配淺近文言寫成的「史綱」，或許可以藉此激勵讀者對抗日軍的同仇敵愾。

四、南明人物書寫：從 鄭成功傳 到《南明人物志》

《南明史綱》以編年為綱，囿於史材比對耗時的限制，人物敘事不

⁴⁷ 參見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220。

⁴⁸ 同上註，頁222。

免簡淺，諸如夏完淳、吳易等人描寫都無法暢所欲言。因此，列傳方式編寫的〈鄭成功傳〉與《南明人物志》正好可以傳記形製補《南明史綱》歷史敘事之不足；散見於各處的詩詞書寫，則另外透顯文學家筆下的歷史風情。

（一）初試啼聲：書寫 鄭成功傳

柳亞子以〈鄭成功傳〉作為書寫南明人物的試金石，其餘南明人物傳記均以打游擊的散落方式陸續寫成，多數完成於離滬的最後半年，關於南明人物的書寫，柳氏曾經如此自述：

我自一九四〇年四月，到當年十月止，零零碎碎地寫了十多篇傳記。計用文言寫的，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易傳〉、〈孫璋傳〉、〈吳志葵傳〉、〈徐弘基傳〉、〈周之藩傳〉、〈楊娥傳〉、〈趙夫人傳〉、〈郭良璞傳〉、〈吳炎、潘耒章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共十一首。用白話寫的，有〈吳日生傳〉、〈夏完淳傳〉共二首。⁴⁹

對照柳無忌等人編輯《南明史綱·史料》的內容，上述作品已全部收錄，但就現藏北京圖書館的《南明人物志》稿本和革命博物館所藏柳亞子手稿來看，尚有大量的諸王傳、宗室傳、后妃傳、皇考傳、儲貳傳未正式出版⁵⁰。

〈鄭成功傳〉分「敘論」、「鄭成功之家世及其時代」、「成功之返國及起兵」、「金陵之失敗及台灣之攻取」、「成功之長及漢族之末路」、「結論」六節論述鄭芝龍、成功及其子孫對台灣的功績，結構井然、用字簡淺。此文與〈中國滅亡小史〉完成時間、書寫體製都十分接近，但作為柳氏第一部人物傳記而言，不僅是江南青少年第一次投稿國外刊物的成功，同時也是一首反映民族主義的英雄禮讚。《江蘇》編者按語就說：「此稿由國中寄來，作者才十六歲，內地人士思想之發達，於此可見一斑」⁵¹。

〈鄭成功傳〉以「英雄」二字貫穿全文，一共使用二十四次，「敘論」

⁴⁹ 見《南明史綱·史料》，頁 309 - 310。

⁵⁰ 北京圖書館與革命博物館稿本含《南明人物志》、《南明后妃宗藩宗》兩部，前者分上、下兩編，上編有：奇女傳二篇、義士傳六篇、遺民傳二篇、諸王傳七十二篇、宗室傳二十二篇，下編含四篇白話傳文（亞子文只二篇）；下編有：后妃傳二十二篇、皇考傳三篇、儲貳傳七篇，篇名具見上註，頁 434-437。

⁵¹ 見《磨劍室文錄》（上），頁 5。

與「結論」就占二十次之多，其餘如：「絕代佳人」、「揭天地之豪傑」、「黃族好男兒」、「翩翩絕代佳公子」等詞也用在傳主鄭氏身上，柳亞子將鄭成功形塑成神話似的民族救星，「拒滿洲、排荷蘭、闢台灣新地」的鄭成功成為青少年亞子的新偶像，其功績可與「排異種以殖新地」的歐美英雄相提並論。在柳氏筆下，明太祖是「梟雄無賴」，鄭芝龍則是「血氣有餘，道心不足」，唯一可與白種人英雄華盛頓、瑪志尼、哥倫布等人相匹敵的成吉思汗，柳氏也以「彼蒙古種我不屑崇拜」輕蔑帶過，儼然將鄭成功視為亞洲史英雄榜的首席。

（二）歷史書寫：《南明人物志》

柳亞子曾經以「松陵女子潘小璜」之名在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11 期發表〈為民族流血無名之女傑傳〉⁵²一文，內容歌頌委身降清漢將李成棟軍營，冒險「大義勸君」而後自刎的無名女英雄，其餘如：〈中國女劍俠紅線聶隱娘傳〉、〈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1904 年）、〈論女界之前途〉（1905 年）、〈革命與女權〉（1906 年）、〈女子結婚後姓氏問題〉（1923 年）等文，皆足以說明柳氏尊重女性，提倡女權的時間相當早。趙夫人乃李成棟副室，他與前述的無名女傑一般，都在勸說李氏「匡復大義」後自刎而死，柳亞子將〈趙夫人傳〉列於《南明人物志》之首，正好呼應青少年時期對無名女傑的記憶。

此外，貌若天人，手執匕首行刺吳三桂未果的楊娥，也是柳氏從事「南明書寫」時十分著力的女性之一。柳亞子在傳文後附載王思訓《當壚曲》，希望「世有撰南明史者，當鄭重取裁，毋使奇女子無傳於萬稷」，同時也為楊娥撰寫年表，表彰其氣節。柳亞子編寫《南明人物志》時，特別把趙夫人與楊娥兩位奇女列在全書之前，一方面與當時盛行的傳統文化反省思潮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強國保種」論述的一環。回顧柳氏青少年之作〈女雄談屑〉，趙、楊兩位奇女事蹟早就被提及歌誦，無非再一次印證柳亞子所從事的「南明書寫」是對年少記憶的重構。《后妃傳》中，宮女郭良璞「妍麗捷敏，才兼文武」，卻因秦王孫可望部將張應科求愛一事，產生「發內宮杖殺之」、「株連窮治」的悲劇，使柳氏怒斥「適足以令梟雄齒冷」；書寫魯監國元妃張氏時用字雖少，但其「勿

⁵² 同上註，頁 138-141。其下諸文均見此書，出處從略。

以妾故為王累，遂手碎磁盤自刎死」的深明大義，也為南明女性增添光彩。

相對於南明女性入傳的情況，成為柳亞子筆下的南明義士、遺民等男性人物，則以足為歷史範式代表者為書寫重心，諸如：吳易、夏允彝、夏完淳、吳志葵、孫璋、徐弘基、周之藩、吳炎、潘耒、王錫闡、戴笠等人均是；書寫傳記語言的擇取，則以便利為主要考量，柳氏曾言：

我在這半年以來，寫了十餘篇關於南明人物的傳記，都是用文言文寫的，也許人家疑心我在開倒車。其實……我是絕對擁護語體文的。……不過自己是過去的人物，對於文言文，舊情未忘，有時為方便起見，不免還是寫寫。至於用文言來寫南明人物的傳記，那完全是原因於便利，……因為南明史料，根據的書籍都是文言文的，只要剪裁湊合，便可楚楚成章，事半功倍。……研究南明史料，最怕是幾種書籍內容的衝突。……要整理出一個頭頭緒緒來，非把全副精神用在考證和熔化的上面不可。如果再要做改造文字的工夫，不免一石投兩鳥，將更加困難⁵³

將「南明書寫」的精神用在考證和熔化，是柳亞子廣收文獻的必然結果，是以熟練的文言語式乃撰寫南明人物傳記的主要選擇。

再者，就專傳與合傳書寫架構而言，產生了「文本間交互性」(intertextuality)⁵⁴的閱讀效果，各傳雖然以其傳主為敘述主線，卻可以在其他傳文中，得知非傳主的重要行止。因此，我們可以在〈吳易傳〉中看到吳志葵、孫璋、夏完淳等人的記載，讀〈孫璋傳〉時，也可以看到吳易的身影；至於孫兆奎、陳子龍、錢梅等人雖無專傳可讀，柳氏也將其人在南明史的特殊事蹟適時披露。亞子所寫的南明人物志合傳共有三篇，分別為：〈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炎潘耒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夏完淳是柳亞子自幼的偶像，從1903年發表〈夏內史傳略〉到為夏氏父子寫合傳，製完淳年表，抄輯、批注《玉樊丙戌集》、《夏內

⁵³ 見《南明史綱·史料》〈復社名流吳日生傳〉，頁260-261。

⁵⁴ 「文本間交互性」又稱「文本間性」、「互文性」，指不同文本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關係所造成的文本特徵。參見姚文放，《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3月)，頁196。

史遺稿》⁵⁵，柳亞子對完淳研究著力甚深，看在友人陳去病眼中，柳亞子簡直是「今之夏完淳」的化身。因此，夏完淳像是一顆亮眼的明星，時而閃爍光芒，在與其父的合傳中，夏允彝彷彿是完淳的配角，書寫篇幅遠遠不如完淳。〈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文末，柳亞子借南史氏之口，說明專注書寫完淳的原因，其云：

……余特為取而傳之，無使其泯滅無聞也。完淳附傳，《明史》僅著姓名。其餘諸家，並僅寥寥數十字。⁵⁶

柳亞子寫〈夏完淳年表〉時，案語使用特別頻繁；〈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則以鋪敘方式介紹完淳出場（〈復社名流吳日生傳〉亦用此法），頗具故事性，因此，以夏完淳出現的傳文來看，援引大量史料作為佐證、批駁的依據，不僅展示柳氏掌握史料的豐富，同時可見柳氏靈動的書寫功力。除此，「文本間交互性」在〈遺民傳〉的兩篇合傳更為明顯，吳炎、潘耒二人「生同邑，幼同志，長同學，又同隱，且同著書，而卒同難以殉」合傳合情合理；但王錫闡、戴笠二人不過「并明季南直隸蘇州吳江人」、「所擅長者頗殊異」，促成兩人合傳的原因，竟是王、戴二人「皆預聞吳炎、潘耒《明史記》者也。其志同而道合，爰為合傳之」，可見前傳與後傳具有「文本間交互性」的特質。

柳氏雖非正統史學家，但在為南明人物寫傳時，仍有傳統史書的書寫套式，尤其文末出現「論曰」、「柳亞子曰」、「南史氏曰」等史評用語可為例證。其中「論曰」主要在諸王傳中使用，藉此提出比對、考證相關史料後的看法，純以史料真偽可信與否作考量，較少對諸王個人事蹟發抒感言。「柳亞子曰」、「南史氏曰」則多用在奇女、義士、遺民等人身上，除了糾正過去史料謬誤缺陷外，多半滲入感慨語，悲憫其人遭遇。居滬期間完成的南明人物傳記，與〈鄭成功傳〉相比，少了點年少激情，多了些成熟謹嚴。約可歸納出以下特色：一、為女子作傳強調其貞烈，如〈趙夫人傳〉、〈楊娥傳〉及《后妃傳》；二、合傳必詳述原因，如〈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炎潘耒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三、以文言、白話為同一人作傳，如〈吳易傳〉 / 〈復社名流吳日生傳〉、〈夏

⁵⁵ 有關柳亞子對夏完淳崇拜、研究的過程，可參見白堅，〈柳亞子和夏完淳〉，《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一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0年6月），頁30-37。

⁵⁶ 同註53，頁160，〈南明人物志〉。

允彝完淳父子合傳》 / 〈夏內史傳略〉、〈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四、援引資料文史皆有，如〈趙夫人傳〉、〈楊娥傳〉傳末引〈趙夫人歌〉、〈當壚曲〉與《南疆逸史》、《南明野史》相互參照；五、傳文具「文本間交互性」的參考價值，各傳詳註史實參酌資料，以為徵實翻案依據，如〈吳志葵傳〉引顧炎武〈都督吳公死事略〉、夏完淳〈六哀詩〉為吳志葵、黃蜚翻案。

(三) 以詩寫史：詩歌中的「南明書寫」

除了收集史料，寫作《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文外，柳亞子視從事收集南明文集的好友為知音，樂於題詩表示支持。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獄中不時以書信稱許柳氏〈鄭成功傳〉寫作的勇氣，待柳氏閱讀章太炎校定的《張蒼水集》後，則以七絕四首，為此校本題詞，將張蒼水加入南明的英雄名單，〈題《張蒼水集》〉詩云：

起兵慷慨扶宗國，豈獨捐軀為故王？二百年來遺恨在，珠申
餘孽尚披猖。(之一)
廿年橫海漢將軍，大業蹉跎怨北征。一笑素車東漸路，英雄
豈獨鄭延平。(之三)⁵⁷

此外，對夏完淳有著特殊情感的柳亞子，讀後夏氏著作後，則寫下〈題《夏內史集》〉七絕六首，慨嘆江左少年的英年早逝，也頗有史詩情味，詩云：

降旗夜豎石頭城，蹈海孤臣耻帝秦。
國恨家仇忘不得，髫年十五便從軍。
威虜軍中帷幄籌，長興幕府賦同仇。
春申哭罷吳江哭，不到新亭也淚流。
莽莽中原王氣黯，嘶風胡馬尚南來。
傷心二百年前事，遺恨分明賦大哀。
鴟梟革面化鸞皇，禹甸堯封舊土疆。
大業未成春泄漏，橫刀白眼問穹蒼。
戰骨松山夕照黃，遼西妖夢太輕狂。

⁵⁷ 見《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2。

劇憐漢賊洪亨九，不道人間有夏郎。
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
我亦年華垂二九，頭顱如許負英雄。⁵⁸

亞子從十五從軍的少年完淳開始書寫，所謂「威虜軍中帷幄籌，長興幕府賦同仇」句指吳志葵、吳易二人，日後也成為《南明人物志》其中傳主。洪亨九即洪承疇，在《南明人物志》夏完淳傳文中，多次寫其為洪氏階下囚時，機警應對的場景，亦可相互參照。最後以「我亦年華垂二九，頭顱如許負英雄」作結，則是自表與完淳年少英靈的心志相通。

1907年，〈巢南書來，謂將刊長興伯吳公遺集，先期得公真亦小札一通，又得王山史先生所撰《夏內史傳》及為內史營葬事甚詳，喜極馳告，索詩紀之，應以四律〉一詩，則是柳、陳二人在收集南明史集互通有無的印證，其詩云：

吾鄉陳季子，磊落復英奇。不遠關河阻，殷勤尺素馳。
遺聞珍義俠，喜氣溢門楣。揚挖千秋事，如君信可師。
慷慨長興伯，曾揮落日戈。頭顱捐草莽，風雨黯山河。
賴有文章在，煩君急網羅。遺函天賜汝，彝鼎未云多。
雲間夏內史，束髮便從軍。江左龍飛誤，華亭鶴唳聞。
遺骸誰護惜？後死屬王君。何日携雞酒，相從誼士墳。
嘆息鄉邦事，蕭條淚萬行。陽秋今不作，文獻久淪亡。
絕學唯君在，論交許我狂。昔賢如可起，回首意蒼茫。⁵⁹

除上引詩外，南社成立之前，柳氏尚有〈讀松陵諸前遺集尚論其人各系以詩〉、〈三月十九日書感〉、〈四月二十五日前明永曆皇帝殉國紀念節也前十數日有滇中之捷感而賦此〉、〈四月二十五〉、〈八月二十七日明思文皇帝殉國忌辰也讀巢南詩即題其后〉、〈和巢南九月十九日顧端木、劉公旦、錢彥林、夏存古諸公三十餘人殉國大紀念節詩二首〉等詩作，皆為紀念南明志士之作，尤其選在殉國紀念日抒發懷想，更增感傷之情。南社活動時期，柳亞子「南明書寫」的詩文極少，〈楊忠文抗虜殉國忌追賦〉是少數紀念南明義士的感念詩，其序言曰：

⁵⁸ 同上註，頁 24-25。

⁵⁹ 同上註，頁 43-44。

舊曆五月二日為楊忠文先生抗虜殉國忌辰，李暉廬、沈長公諸子詣蘆祠堂致祭，余亦與焉，歸後十餘日，追賦此什。世難倉皇，不自知其言之悲矣。⁶⁰

該詩寫於 1917 年，詩人竟以「我亦願為宗國死，草間偷活愧前徽」句表達以死明志的意願，可見民初時局的惶惶不安，未能滿足文人當初的革命理想。南社結束後，投入「南明書寫」工作的柳亞子，幾度路經瞿式耜、張煌言紀念亭，遂以「瓊碎徵文史，鴻泥認爪踪」向前賢秉明自己正在廣徵南明史料，以慰英靈；友人尹瘦石為瞿、張二人殉國作畫，柳氏也以「憐余未就南明史，輸與宜興畫筆尊」表達急於完成「南明書寫」計畫的心意。補充說明的是，南社遺民情感的歷史糾結尤其反映在宋明兩代前賢典範的追隨上，在《南社叢刻》中也不乏相近似的南明詠嘆，可與柳詩相互對照⁶¹。1943 年，柳亞子流離桂林期間，曾面會青年作家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十二種，這與居滬期間與阿英書信往復討論南明史劇的創作意見，應是另一次前後映照的另類書寫吧⁶²！

五、結語

柳亞子出生於分湖大勝村的望族。明清之際，分湖流域已是復社、幾社文人聚集的中心，吳易、陳子龍、夏完淳等人奮勇抗清的故事更是柳亞子自小熟知的，在殷勤投入革命志業、收集鄉邦文獻，乃至於從事「南明書寫」的背後，柳氏有其特殊的「南明書寫」環境。郭沫若曾以「刪詩聖手削春秋，史述南明志悲壯」⁶³詩句為亞子祝壽，可見柳氏研究南明史料的成就已被肯定。本文就其「南明書寫」從事研究，試擬出以下兩點結論：

⁶⁰ 序文同上註，頁 270。下文引頁 1046〈重過瞿張二公紀念亭有作〉及頁 1141〈題瞿張二公殉國史畫，為瘦石賦〉。

⁶¹ 有關南社與宋明遺民產生的歷史糾結現象，請參閱拙作，《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207-220。

⁶² 柳氏與張氏合著南明史劇原委，可參見白堅，〈南明人物幾沈吟——柳亞子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述略〉，《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四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3 年 11 月），頁 3-21。

⁶³ 詩名題為〈壽柳亞子先生〉，作於 1943 年原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2 卷，今轉引自《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頁 315。

(一)「南明書寫」是柳亞子年少記憶的重構

青少年時期的柳亞子偶然在家中藏書閱讀《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開始以〈鄭成功傳〉、〈中國滅亡小史〉等文從事「南明書寫」，之後再受陳去病廣收南明遺集的啟迪，奠定日後視南明史料為至寶的基礎。耐人尋味的是，柳亞子並沒有即刻大量從事「南明書寫」，一鼓腦兒沉浸在「欲憑文字播風雷」的南社世界，他積極拓展南社版圖，參與革命活動，有時還得分神處理南社內訌，回應新文化運動者的攻擊。然而，南社分化了，革命理想破滅了，就連他想迎頭趕上的新文化世界，也離他遠去；因此，存放在年少記憶的南明英雄成為他心靈的寄望，無視日軍炮火，他選擇在上海「活埋自己」，表面看來似乎是藉此逃離失望的世界，毋寧說是對現實不同方式的正面相迎；阿英、胡樸安等人慷慨借書、代購，不僅擴充活埋庵和羿樓的藏書，同時也為柳氏構築一個個人專屬的南明記憶，未到桂林之前，成功重構了年少記憶。令人扼腕的是，流離逃難的生活終究使他有形的南明記憶（指大量收羅的藏書）化為無形，於是，他再度向孱弱的記憶挑戰，經由〈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等文的發表，展現對年少記憶搜索的強烈意志，竭力重構戰火中的記憶。在重構記憶的過程中，柳亞子不得不向歲月低頭，感慨「追憶為難」，1944年，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的發表，彌補柳氏一度失落的記憶，同時也促成1950年柳亞子將舊藏悉數捐出的記憶分享。

(二)「南明書寫」企圖藉歷史記憶凝聚國族認同

「南明書寫」的意義除了滿足柳氏年少記憶重構的想望外，真正的價值還在於藉由呼喚共同歷史記憶達到凝聚國族認同的作用。民族學家王明珂認為：「族群認同有其根基性的、情感的一面」，「在資源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時，人們常集體遺忘、修正或重建歷史記憶，以調整可視為『手足同胞』的人群範圍」⁶⁴，在柳亞子眼中，滿人以異族身分入主中國，與其並行的四十年南明歷史簡直是漢人的血淚史，因此，他寫〈中國滅亡小史〉提醒漢人「集體遺忘」亡國已久的事實，現在所見的清朝

⁶⁴ 引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4月），頁416。

並非故國；在〈鄭成功傳〉定下「排異種以殖新地」的英雄條件，企圖打破二百年來「被重建的歷史記憶」，重新喚回屬於漢人族群的歷史記憶。至於《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相關文本的形成，基本上也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凝聚，這一點可以從柳亞子大量收集南明史籍，再將其論述援引入文，交叉考證、批評、質疑的書寫規律得到印證；其次，在柳亞子早期與晚期的「南明書寫」作品中，儘管大環境不同，他所關注的焦點，感懷的人物，不僅未曾更改，甚至還具有連續性、擴張性，這一點在夏完淳身上尤其明顯，即使是他與阿英、張燾朗往復討論而成的南明史劇，也能得到證實。

柳亞子留予後世的「南明書寫」作品，或許不能通過史學家史才、史識的標準，也無法達成他呼喚國魂，團結漢族的理想；但是他對南明史料的執著、南明英雄的熱情，至今讀來依舊鮮明動人。【責任編校：林淑禎】

參考書目

專著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 姚文放，《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 柳亞子，《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期刊論文

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89

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

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第4期，1994

白堅，〈南明人物幾沈吟—柳亞子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述略〉，《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四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3年11月

白堅，〈柳亞子和夏完淳〉，《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一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0年6月

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第5期，1987

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文教資料》第5期，1987

管林，〈40年來柳亞子研究述評〉，《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1期，2001年2月

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第1期，1981

學位論文

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 一、本文討論柳亞子的「南明書寫」，從書寫之歷程、形式到內容，皆有所論述，選題不錯，全篇架構亦完整。這樣一篇論文，以「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的歷史重構—柳亞

子『南明書寫』個案研究」為題，主標題之「時代感

懷」，在文中著墨不多，亦未能相對比較集中的討論；「族群認同」似與所述難以契合，建議用「國族」；至於「歷史重構」，語意不明。建議改題為〈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個案兩字，去之可也）。

二、文中多次用了「少年亞子」。十六歲稱「少年」好嗎？建議用「青年」，或更準確的「青少年」。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考察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並分從南明史與南明人物二端梳理其具體內容，作者熟悉柳氏著述，亦能掌握與陳去病、錢杏邨等人的交遊影響，標舉出其重構南明歷史中所寄寓的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轉出新的研究視野，實具創見。行文流暢，資料豐富。以下意見供作者再作斟酌：

1. 首節「問題的緣起」將柳亞子「南明書寫」內容分為三部分：一為有關南明人物、史事的「史籍」著作，二為南明史料評介，三指以南明人物、史實為對象的文學創作。其中第一群「史籍」著作，在文中得到較大的關注，二、三群則僅簡略附記，未能充分展開討論，十分可惜。如系列南明史料評介、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十二種，其中是否也透露柳氏的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宜有所說明。
2. 柳氏的「南明書寫」兼採編年體與記傳體，文中分別以「一次性的表述」、「文本間交互性」表彰其特質，嘗試精神可嘉。可以再思考二個問題：一、柳氏編年體與記傳體的運用，是否有超越傳統史書之處？文中所言是普遍現象或是柳氏獨具的特質？二、傳文援引史料作為佐證，或者兩者合傳彼此關聯，是否為互文性的精義所在？

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 ——陳去病「南明書寫」研究

東海大學中文系林香伶

一、問題意識的形成

近年來，歐美等地的研究學者與兩岸學者互動頻繁，經常性的學術交流活動中成就了兩個相當重要的學術會議，一為 2000 年 8 月 10 至 12 日，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 20 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一為 2002 年 11 月 7 至 8 日，由台灣大學中文系及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共同主辦的「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晚清四十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前者舉行目的為：「挑戰傳統的研究格局——既跨越『古代』、『近代』、『現代』時段劃分，又打通『文學』、『史學』、『文化』學科邊界」¹，論文集收錄該會議三十七篇論文。後者舉辦宗旨則為：「希望能夠把討論焦點放在晚清到四〇年代這個變動劇烈的時域，透過對於傳播方式、教育空間、文學批評和大眾文化等面向的凝視與挖掘，檢視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在歷史轉型的時刻內，有著怎樣的變遷、互動和作用」，分別以「傳媒活動與文化場域／教育空間的遷變」、「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文學教育與文學實踐」、「大眾文化：時尚、影劇、流行音樂」四個向度發表十五篇論文。

參與兩次學術會議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針對近代研究議題的開發，提出以下看法：

從晚明看晚清，或者反過來，從晚清看晚明，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對話」關係。……如果說 30 年代發現了「五四和晚明」，80 年代注重「五四與晚清」，那麼，今天想努力發掘的，是同樣很有學術生長點的「晚明」和「晚清」。²

陳氏認為「晚清與晚明」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對話」關係，尤其在學術研究議題上可以進行對比性的探測。為此，筆者開始思索晚清與晚明相互對照的學術價值，以既有研究南社的學術基礎，進而從事「南明書寫」系統研究³。

¹ 引陳平原、王德威、喬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小引〉》，（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 月）。

² 同註 1，頁 617。

³ 筆者目前執行國科會九十四年度研究計畫：「南明書寫」的演變及其意涵——以南社諸子為主軸的探究（NSC94-2411-H-029-015），已發表〈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2006 年 6 月，頁 105-138）一文，本論文是該計畫的系列研究。

相較於「明季」、「明末」、「晚明」(1573—1644)⁴等詞，「南明」(1644—1683)的歷史不過四十年的光景，但正好也是清初順治與康熙兩位帝王統治的時期。以「南明」特殊的歷史環境、地位觀之，將「晚清」和「南明」關係再作進一步映照，可以發現「南明現象」在晚清引發的效應，並不亞於「晚明」。尤其「南明」的「南」除了指明代正統王朝的結束(崇禎帝自縊)，同時還有「明代尾聲」和「清朝初始」的並時概念，以及南明三帝、延平三王和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與清朝持續對峙——時代異變的過渡意涵，深具研究價值。

跨越清末民初成立的南社⁵(1909—1923)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革命文學社團，在以倡導革命為創作前題的旗幟下，最能在前朝找尋歷史印記的指標年代，自然要從「南明」開始。從相關文獻可知，南社諸子大量以「南明書寫」的方式，重新收集時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不只是一種呼喚國魂的方式(為達成反清革命的目的)，同時也是一種國族概念的懷想(為夷夏之別的民族意識)。因此，在後續探索南社諸子活動的過程中，「南明書寫」(包含：實際撰著有關南明人物、史事的「史籍」著作、南明史料評介、以南明人物、史實為對象的文學創作三方面)遂成為筆者重要研究課題之一，研究柳亞子(1887—1958)「南明書寫」內涵後⁶，本論文向上追溯比柳氏更早從事「南明書寫」的陳去病，希望逐步建立南社諸子從事「南明書寫」系譜。再者，陳去病雖然是南社三位主要發起人之一(即：柳亞子、高旭、陳去病三人)，但在整個南社研究史中，投入研究者仍少⁷，是以本論文的撰寫，也企盼還原陳去病在近代史傳、文獻搜羅之功。

二、陳去病「南明書寫」歷程的爬梳

陳去病(1874—1933)，初名慶林，字佩忍，號巢南、病倩，別號垂虹亭長，又有筆名季子、醒獅、大哀、南史氏、有嬌血胤、東陽令史子孫。陳氏祖籍浙江蘭溪，元末為避方國珍亂，先祖遷居吳江同里，世代以經營榨油為業。早年信奉維新思想，甲午戰爭後，1898年在同里與金松岑、蔡寅等人組織「雪恥學會」，響應維

⁴ 即明神宗萬曆初年至崇禎末年，亦有學者將弘光、隆武、永歷南明三帝包含入內，「南明」多為「晚明」的附庸，缺乏歷史地位的個別認定。

⁵ 南社是近代重要的革命文學社團，三大發起人除陳去病外，尚有：柳亞子、高旭二人。南社相關資料，請參見拙作《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⁶ 請參見拙作〈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2006年6月。

⁷ 南社研究概況，請參見拙作〈回顧與前瞻——中國南社研究析論(1980—2004)〉，《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八期(春季號)，2006年3月。另外，如：殷安如，〈浩歌堂與綠玉青瑤館考〉，《江蘇省南社研究會成立大會論文，1994年》、周天裕，〈陳去病故居及其家世〉，《吳江文史資料第九輯：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專輯》，(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89年)，頁142—145、《吳江文史資料第14輯：華夏興亡在匹夫——紀念陳去病誕辰120周年》(同前，1995年)等文，可見陳去病故居、家世及相關研究方向。

新運動；1902年加入中國教育會，組織同里支部；1903年赴日，以漢代名將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自勉，從此自號去病，在日期間，加入拒俄義勇隊（後改名學生軍），開始於同鄉會刊物《江蘇》發表文章，思想轉向革命派。1903年夏秋返國，先於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校任教，開始研究明清史料，「南明書寫」於是展開。此後，陳氏歷任《警鐘日報》(1904.06)、《二十世紀大舞台》(1904.10)、《國粹學報》(1907春)、《民報》(1908)、《蘇蘇報》(1911.06)、《大漢報》(1911.11)、《越鐸日報》(1911.12)、《平民日報》(1912.06)等報之編輯群、作者群，並曾組黃社(1906)、神交社(1907)、秋社(1908)、南社(1909)等革命性社團，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後，與孫中山交遊其密，曾任非常國會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國民黨江蘇臨時省黨部委員、東南大學、文物保管委員會蘇州分會主任、江蘇革命博物館館長等職⁸。綜觀陳氏一生，其思想由維新轉向革命，除了呼應實際的革命行動外，「南明書寫」隨其掌握的報刊、社團、組織而擴大漫延，在近代史學發展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以下，將透過追查引發陳去病收集鄉邦文獻興趣的起點，初步建立其「南明書寫」系譜。

（一）探源：「南明書寫」寫作因緣

鄉邦意識／族群復興觸發《松陵文集》及《陸沉叢書》輯錄動機在陳去病〈松陵文集自序〉一文透露端倪，其言：

曩年十六七，讀凌退修《松陵文錄》，輒怦然心動，思有補綴，以存一方掌故。故洎歲已亥，蟄居無俚，日以文史自遣，因稍稍尋檢，不半載，積篇盈帙。心益自喜，為之亦益勤。踰年，得卷三十餘，提携行篋，逐有增損，初未敢以示人也。嗣經憂患，惘惘出門，東求十洲三島，北陟金焦、北固，又西過銅梁，歷鳩茲，入黔中，上黃山，禮白岳，往來乎新安之江，登嚴光之釣臺，所纂未嘗不偕。……雖中值變故，倉猝流失，然卒邀天倖，壁返秦廷。……而余且頻年顛躓，行類邛駝，貞疾嬰躬，夔蚺自笑。……爰復多方掇拾，寫定其本，付之梓人，援東哲襍亡之旨，葺韭溪未竟之功，名其書曰《松陵文集》，庶幾附驥潘氏云爾。刊既訖，輒明其大要如此，輻軒來止，可甄采焉。⁹

依照上文看來，陳去病開始對鄉邦文獻發生興趣約莫在十六、七歲，即1890年（光緒十六年）前後，此時滿清與英國互換中英藏印條約、俄國軍隊入侵帕米爾地區，也是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講學廣州萬木草堂之時，因此，陳去病早年開始注意鄉邦文獻是在變法維新感召下逐漸萌芽。所謂「怦然心動，思有補綴，以存一方掌故」是

⁸ 陳去病相關生平，可參見楊天石〈陳去病〉，收入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頁314—320。

⁹ 引《南社叢刊》（一）第五期，（蘇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頁752—753。

愛護鄉土之情的滋長，來自鄉邦文獻的閱讀經驗。文中《松陵文錄》一書原出自凌退修之手，凌退修是何人也？柳亞子〈五十七年〉一文曾言：

深於舊學，又能吸收新思潮，論起並世人物來，實在並不在南海康有為之下。

……吳江的政治家，在過去只有退修。¹⁰

柳亞子對凌退修推崇備至，並非偶然，二人實有親戚關係，張明觀《柳亞子傳》即載：

……舅祖父凌退修移家滬上，掛版行醫，暗中結交豪傑，想對國家有所作為……甲午戰爭爆發，中國連戰連退，退修先生急得狂嘔鮮血，臥床不起……名醫說，老先生患的是一種「愛國病」。中國倘若不立即打幾個勝仗，他這條性命是難保的了。¹¹

退修先生乃柳亞子大姑母的公公，兩人相遇時，柳氏只有八、九歲，「愛國病」致命的傳言難免震懾柳氏的少年心靈。推測凌氏編《松陵文錄》時，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尤指維新思潮方熾之際），因此，柳亞子將凌氏與康有為並列，除有意突顯凌氏在其心中的崇高地位外，似乎也出自於一種對先賢的景仰。柳氏於 1902 年應試吳江，因而結識「太老師諸杏廬先生的高足弟子」陳去病，那麼，陳氏於 1911 年（宣統三年）刊行《松陵文集初編》，又於民國十一年輯錄《松陵文集初編四卷》、《松陵文集初編二編六卷》，應非偶然。另外，在 1907 年 6 月出版的《國粹學報》第三十期《五石脂》中，陳去病對凌氏著作的評論，或可作為補充說明，茲錄其言：

《讀史稗語》一十卷，吾邑凌退修、莘廬昆季所刊。首有陳鍾英、陸日愛二先輩敘文。中多缺字，意當時懼觸文網，特去之耳，然其文義固易明也。退修名淦，豪俠好義，嘗即家開局，續修《吳江縣志》。又搜羅三百年來鄉賢遺著，《松陵文錄》數十卷。使吾邑文獻，至今賴以弗墜者，先生之功也。¹²
（商務版第八冊，頁 3843）

上文中，陳去病除了強調凌氏等人保留文獻之功，也間接形容凌氏「豪俠好義」的特質，再對照其自傳〈垂虹亭長傳〉自敘「吳松陵笠澤間人也。年少好事，任俠慷慨」¹³可見凌氏對去病行事風格的影響。

¹⁰ 引柳亞子著、柳無忌編，《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頁60、67。

¹¹ 凌退修事見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頁31—32。

¹² 依據王雲五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以下引《國粹學報》以「商務版」冊數、頁碼代之。

¹³ 同註9，引《南社叢刊》（一）第三期，頁333。

(二) 初始：《陸沉叢書》的輯錄

在《松陵文集初編》等書完成之前，陳氏已陸續從事「南明書寫」，而正逢新式傳播媒體新興的晚清，陳去病「南明書寫」的歷程又是如何呢？進一步推究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的歷程，可追溯 1903 年 9 月 2 日《江蘇》第六期的一則廣告。陳去病計畫出版《陸沉叢書》十冊，先輯《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四冊，選定《江蘇》作為宣傳管道，廣告文載：

中國入國二百六十年以來，我民族鼯鼯大睡，神經菅菅。近數年間，土地被割棄，同胞被殘殺，刺衝劇烈乃始。欠伸不知，我中國入國時，我民族所身受、所目睹之酷烈，痛苦之狀，據耆老之傳聞，野史所記載，方之今日，俄美於黑龍江，於檀香山焚殺華人之慘，有過之無不及也。某君集亡國時烈士大夫身受目睹之著述，彙為一編，每種首列繪圖，並加眉批，或辨駁，或引證、考據，或申明其義，或弔唁其慘，無語不感發國民之心，激起民族之思想，繪圖尤足動人，所印無多，幸速購之。¹⁴

文中以「某君」代替編者，未直接註明《陸沉叢書》出自何人之手，恐是避清廷耳目，但以「首列繪圖，並加眉批，或辨駁，或引證、考據，或申明其義，或弔唁其慘」輯錄明末清初在江蘇發生的史事，「無語不感發國民之心，激起民族之思想」可見鄉邦意識是建立在以民族主義為前提的愛國思想之中。再者，《江蘇》是江蘇留日學生在東京發行的政治性書刊，革命色彩鮮明，據李仁淵研究，《江蘇》銷售量極佳，「不僅在江蘇省中的中小型城鎮，如泰州、鎮江、泰興，連浙江的縉溪，更偏遠的衢州，以及華北的濰縣，均可以找到讀者。在武漢，《江蘇》甚至賣得比湖北留學生編的《湖北學生界》，以及當地的《武漢小報》來的好」¹⁵。由此可見，《陸沉叢書》出版有其傳播策略的考量——藉《江蘇》廣傳革命思想。除此，在同期〈記言·文苑〉中，陳去病另以「季子」筆名，發表題詞，摘錄於下：

胡馬嘶風蹶蹶來，江花江草儘堪哀。寒潮淒咽流俱血，殘月孤明冷似灰。誓死寧從窮髮國，舍身齊上斷頭臺。如今揮淚搜遺蹟，野史零星土一杯。（〈輯《陸沉叢書初集》竟題首〉）¹⁶

北方曰狄迸窮荒，賤種由來是犬羊。沙草萋萋人不見，一群豺虎一群狼。（〈《建州女直考》繪圖題詞〉）

板蕩蕪城劇可哀，蒸黎百萬盡成灰。奇冤十日休嫌慘，九世於今繫割來。（〈《揚州十日記》繪圖題詞〉）

¹⁴ 引文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江蘇》第六期，1968 年 9 月 1 日影印初版，頁 1004。

¹⁵ 引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187。

¹⁶ 同註 14，頁 1127—1128。

落日孤墟掩寺門，蘆中人去只存邨。荒荒一片汾湖水，嗚咽徒聞吊國魂。（《忠文靖節編》繪圖題詞）

一屠未逞再三屠，血肉模糊死復蘇。最是傷心淫酷處，只堪揮淚不堪圖。（《嘉定屠城記》繪圖題詞）

以上題詞多用哀語，諸如：淒咽、殘月、孤明、嗚咽、傷心、揮淚即是，著力描寫清人入關帶來的災難；而「豺虎」、「狼」、「蒸黎百萬盡成灰」、「一屠未逞再三屠」等詞則是寫清人的兇殘，令人髮指。在《江蘇》第十一、十二期合本〈文苑〉中，有黃天〈題《陸沉叢書》〉一詩，可補述這則廣告引發的效應，詩云：

登高喚國魂，陷在腥羶裏。巫陽向予哭，黃炎久絕祀。大讐今不報，宰割未有已。苟非冷血物，讀之憤欲死。敢告神明種，按劍從此起。¹⁷

黃天題詞顯然是讀完《陸沉叢書》後抒發的激奮情緒，前二句寫當時有志之士眼見國勢頹唐，卻欲振乏力的無奈；次四句藉炎黃絕祀，激發民族意識，應報「大讐」；最後四句則寫讀後「憤欲死」的激情，再以「按劍從此起」表明即刻行動的誓言。至此，《陸沉叢書》藉寫清人入關暴行，發揮革命宣傳的效用已無庸置疑，而這股怒火，繼《江蘇》之後，持續在《警鐘日報》燃燒，高旭〈題《陸沉叢書》步家叔黃天韻〉可為代表，詩云：

妖魅日肆虐，龍泉鳴匣（又作篋¹⁸）裏。軒轅骨已（又作不）朽，發願（又作難）綿其祀。酒（又作淚）酣掩書哭，壯志烏能已。奴伏丑虜低，我生毋寧死。大振天漢聲，兵為復仇起（又作不久鄭洪起）。¹⁹

這首步韻詩和原詩意旨大致相同，但高旭直稱滿人為「妖魅」、「丑虜」，誓詞在第四句就脫口而出，最後以「大振天漢聲」作結，強調族群復興的意識更為強烈。

除了《江蘇》成為陳去病《陸沉叢書》的廣告媒介外，據楊天石、王學莊等人考察，1904年7月，陳氏再編《清秘史》，署名有媯血胤，書分二卷，上卷有：《滿洲世系圖表總序》、《滿洲世系圖》、《滿洲世系表》、《二百四十年中國舊族不服滿人表》、《滿洲職官前後異名表》；下卷有：《佛庫倫不夫而孕》、《滿洲先世事略》，末附《吳三桂借兵始末記》²⁰，該書對滿洲歷史搜羅詳盡，還邀請柳亞子為之作序，《清秘史敘》言：

吾友有媯氏著《清秘史》既終，馳函不佞，俾為之敘。不佞不敢辭，弁數言

¹⁷ 同前註，《江蘇》第十一、十二期合本，頁2041。

¹⁸ 以下括弧內「又作」註記乃據《警鐘日報》署之。

¹⁹ 本詩原刊《警鐘日報》1904年9月15日，署名漢劍，題作〈題《陸沉叢書》〉，今引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5月），頁37。

²⁰ 《清秘史》筆者至今未見，引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頁29。

於卷首曰：嗚呼！吾民族之無國，二百六十年於茲；吾民族之無史，亦二百六十一年於茲矣。燕京破，國初亡；金陵破，國再亡；福都破，國三亡；滇粵破，國四亡；台灣破，國五亡。……今有媯氏所著，網羅佚事，組織舊聞，振筆疾書，無稍顧忌，……是故讀此書者，雖甚頑蠢，當亦恍然悟“深仁厚澤”之非乎。不佞近亦有《中國滅亡史》之輯，欲以辨明種姓，分析華夏，為民族主義鼓吹之一助。……²¹

以上引文提出閱讀《清秘史》可悟出漢人以「深仁厚澤」對待滿人的錯誤，也預告自己寫作《中國滅亡史》（據柳氏文獻，應作《中國滅亡小史》）參與民族主義風潮的意圖，該文後有小註，載明「有媯血胤著，陸沉叢書社印，1904年6月」可見《陸沉叢書》出版計畫已然成型。

至此，陳氏在輯錄滿人殘害漢族史實、考察滿人世系後，「南明書寫」隨著申明《春秋》「夷夏之防」微言大義的《國粹學報》出版，漸次開拓，他以鄉邦文獻為據，凝聚更清晰的鄉邦意識，加入國學保存會是重要關鍵。

三、「南明書寫」開拓方熾

對陳去病而言，以「研求國學，保存國粹」為主要宗旨的《國粹學報》，是他拓展「南明書寫」重要媒介。

（一）拓殖：《國粹學報》與陳去病「南明書寫」

《國粹學報》隸屬國學保存會，於1905年2月（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在上海創刊，陰曆每月二十日發行一期，遇閏月增一期，直至1912年（宣統三年八月）停刊，共出版82期，後改名《古學匯刊》，鄧實、劉師培、章太炎、馬敘倫、柳亞子、王國維、黃節、廖平、黃侃、羅振玉等人都曾是該刊撰稿人，該刊可視為近代重要學術權威的國學刊物之一。

陳氏在《國粹學報》的同事——胡樸安，曾以《南社叢刻》為本，重新選文編錄《南社叢選》一書，在文選卷八〈巢南文選〉前有一段序文，其言：

陳去病……喜飲酒，酒酣議論今古，滔滔不絕。嘗著〈垂虹亭長傳〉以見志。搜羅鄉文獻，不遺餘力，如《松陵文徵》、《笠澤詞徵》是也。余識巢南，在於《國粹學報》。以後主教競雄，過從日密。余嘗謂《國粹》同人大半雲散，尊酒論文，惟一巢南耳。……²²

胡樸安（1878—1947），是近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同時也是南社著名的詩人和學者，胡氏日後加入南社，導因於1906年加入國學保存會，成為《國粹學報》編

²¹ 文見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11—112。

²² 文見胡樸安選錄、沈雲龍主編，《南社叢選》（台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575。

輯群一員，進而成爲南社創社元老。陳氏於 1907 年正式參與國學保存會會務，也編輯《國粹學報》，雖然他在該刊影響力不如鄧實、劉師培等人，然而，《國粹學報》作者亦非均是閒散之人，是以胡樸安「《國粹》同人大半雲散，尊酒論文，惟一巢南耳」語，有刻意褒揚陳氏之嫌，但從《國粹學報》收錄陳去病作品、捐書名冊、史傳論贊內容觀之，可見陳氏致力搜羅鄉邦文獻，在當時已獲肯定。

根據國學保存會簡章，入會條件是「毋須捐金，惟以著述（自或撰，或搜求古人遺籍，或鈔寄近儒新著）見增於本會者」，更以「收羅遺籍，其有古人已燬版之書，或尚有版而不多見之書，或寫定未刊之書，或久佚之書」爲職志，因此，捐書者經該會「審定重版印行，彙爲國粹叢書」，而捐書送該會藏書樓者，「當題外報內，以誌盛誼」²³，自然吸引不少以書會友的文人雅士入會。陳去病早在《國粹學報》第七期就捐出《明三大家正氣集》、《張淵父積石文稿》、《陸郎甫切問齋集》各一部以響應捐書活動，但以大規模捐書行動來看，他在《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的捐書數量更爲慷慨，該期刊載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八號捐書題名，共有：莫質譽、劉三安、孟崇軍、諸貞長、沈嚶公、盧毅、張仲質、陳去病、劉氏九位，光是陳去病一人，就捐贈了 65 冊，計有：《寄存國朝松陵詩徵》、《朱鶴齡愚庵小集》、《王寵雅宜山人集》、《張鱸江集》、《張淵甫集》、《張鍊夫集》、《殷東溪孤鴻編》、《王曉庵集》、《餐勝齋詩稿》、《鍊蕭庵詩文集》、《臨野堂集》、《南潯志》、《周莊鎮志》、《校禮堂集》、《洪文惠公年譜》、《洪文敏公年譜》、《陸放翁年譜》、《王深寧年譜》、《王弇州年譜》、《熊魚山贖集》、《吳長興伯集》、《金正希年譜》、《胡榮明集》、《荆駝逸史》、《國朝文徵》、《西村集》、《廣列女傳》、《經史宏詞》、《陳定宇文集》、《松陵詩徵》、《韓非子》、《秦邊紀略》、《積石文稿》、《潛研堂詩集》、《路史》、《韓詩外傳》、《宗室王公表傳》、《東藩紀要》、《羅念庵文集》、《方于魯詩集》、《癸巳存稿》、《叔苴子》、《楚辭》、《南北朝文歸》、《初有學集箋注》、《宋紹熙本公羊傳注》、《春秋穀梁傳》、《庾子山集》、《王子安集注》、《鐳海峰集》、《切問齋文鈔》、《柏視山房文集》、《歸震川全集》、《姚惜抱全集》、《湖海文傳》、《救荒活民書》、《唐詩別裁》、《樓山堂集》、《金忠節公文集》、《大英國志》、《歐羅巴通史》、《郎潛紀聞》、《郎潛二筆》、《郎潛三筆》、《秋笳集》各一部。其中《吳長興伯集》、《荆駝逸史》等書乃南明遺集，對《國粹學報》出版國粹叢書有莫大助益，而《松陵詩徵》乃陳去病編《松陵文集》的重要文獻，陳氏慷慨贈書，對《國粹學報》的重視可見一斑，於是，陳氏依附《國粹學報》擴張「南明書寫」的意圖也與早年國學保存會支持革命的態度，一拍即合。

《國粹學報》重視文獻保存，提供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的合適環境。1906 年至 1908 年間，《國粹學報》增加博物篇、美術篇、國學保存會報告、藏書志、地理篇、紹介遺書等欄目，並整理社友贈書陸續出版三集，四十八種的《國粹叢書》，第一集收「有關學術之書」，屬著述類；第二集收「宋明遺老逸民之遺集」，屬別集

²³ 國學保存會簡章共六條，詳見《國粹學報》第十三期，同註 12，商務版第四冊，頁 1516。

類；第三集收「宋明至今之野史私乘」，屬稗史類，尤其第二、三集都是收錄易代之際的興亡故事，政治意涵尤其明顯。而該刊以上海為據點，第二期起，開始刊登代派處，遍及北京、天津、南京、成都、南昌、濟南、武昌、汕頭、廣州、紹興、寧波等地，除了少數地區外，全國幾乎都可閱讀到《國粹學報》，影響之深、傳播之廣，不難理解。檢視《國粹學報》與陳去病同屬革命派的撰稿人，諸如：黃節、柳亞子、馬敘倫、蔡哲夫等人，他們的作品大部分集中於前三年的《國粹學報》，而陳去病《五石脂》刊登至第六年第一號（1910.3.1），正好在革命成功前夕，是否與時局變化有關，值得玩味。

（二）尋踪：陳去病在《國粹學報》登錄的作品

贈書之前，陳去病已開始在《國粹學報》發表文章，以下，透過製作陳去病在《國粹學報》登錄作品的表格，可推測陳氏在該刊作者群的地位，進而尋索陳氏在《國粹學報》開展「南明書寫」的梗概。

■《國粹學報》登錄陳去病作品簡表

日期	期數	類別	篇名	商務版冊別／頁碼 ²⁴	備註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第一年第六號） 1905.07.22	第六期	文篇 ／詩 錄	橫泖懷二陸	二／712	
			泛舟游佘山	二／713	
			斡山懷余瑾	二／713	
			下山遇獵人	二／713	
			二月廿九由楊莊抵曹家渡 即晚坐人力車赴上海作	二／714	
			別上海	二／714	
			鳳谿道中用郭丹叔韻	二／714	
			舟過青浦	二／715	
			敬觀夏彝仲考功遺札	二／715	
			讀瞿稼軒蠟丸書	二／715	
			題維斗先生小札後	二／716	
			詠史雜感	二／716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第一年第七號） 1905.08.20	第七期	撰錄	案語：跋亭林先生遺智栗 手札後（上）、（下） ²⁵	二／861—865	
			案語：跋曉闇先生致潘稼 堂小簡真蹟後 ²⁶	二／865—866	
			案語：跋曉庵先生致潘稼 堂手簡真蹟後 ²⁷	二／868—870	

²⁴ 依註 12，《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製作，以下以「商務版」頁碼代之。

²⁵ 頁 861 錄顧亭林〈自燕都覆智栗書〉。

²⁶ 頁 865 錄王曉闇〈答潘稼堂小簡〉。

²⁷ 頁 867—868 錄王曉庵〈與潘稼堂手札〉。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第一年第八號) 1905.09.18	第八期	詩錄	夏夕讀殷氏松陵詩徵時予方盡失其拜汲屢詩稿而所輯遺文數十卷及此本獨未散佚一若有陰護之者爰感而賦此卷故有陳夢琴希恕題詞即同其韻	二/972	
			采芝圖爲沈騷廬廷鐘題	二/972	
			夢雪郎時君卒已四年矣	二/973	
			將離思先妣也自先妣沒而不肖學殖日以落雖有綠陰如黃萎何陰陰三月雨如絲薺落殘紅綠滿枝多分春暉留不得只須幽怨託將離	二/973	
			過某將祠堂	二/973	
			贈吳祝臣堯棟時君方贈予長興伯遺稿	二/973	
			撰錄	案語：張蒼水奇零草序 ²⁸	二/990
		案語：上錢牧齋書 ²⁹		二/994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年第九號) 1905.10.18	第九期	文篇詩錄	斟定長興伯遺集即題其後	三/1096	
			讀鄭所南心史	三/1097	
			喜得無畏書却寄	三/1097	
		撰錄	案語：吳赤溟潘子今樂府序 ³⁰	三/1111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年第十一號) 1905.12.16	第十一期	撰錄	陳去病敬脩堂釣業序	三/1379-1381	
			陳去病吳長興伯遺集序	三/1381-1382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第二年第一號) 1906.02.13	第十三期	文篇/文錄	卜老僕傳	四/1608-1609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第二年第三號) 1906.04.13	第十五期	叢談	五石脂(未完)	四/1857-1866	◎五石脂開始刊載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第二年第四號) 1906.05.13	第十六期	文篇/文錄	游北固山記	四/1970-1971	
		叢談	五石脂(續)	四/1977-1987	
光緒三十二		史篇	周宗建傳	四/2063-2071	

²⁸ 頁 989 錄姜湛園〈張蒼水奇零草序〉。

²⁹ 頁 991-994 錄吳赤溟〈上錢牧齋書〉。

³⁰ 頁 111 錄吳赤溟〈潘子今樂府序〉。

年閏四月二十日(第二年第五號) 1906.06.11	第十七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四/2123-2130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二年第六號) 1906.07.11	第十八期	叢談	五石脂(續)	五/2237-2244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第二年第八號) 1906.09.08	第二十期	叢談	五石脂(續第十八期)	五/2477-2484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第二年第九號) 1906.10.07	第二十一期	叢談	五石脂(續)	五/2609-2620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二年第十號) 1906.11.6	第二十二期	史篇	吳節士赤民先生傳	六/2689-2691	
			熊開元傳	六/2693-2697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年第十二號) 1907.01.04	第二十四期	文篇 / 文錄	沙谿訪凌御史廬墓記	六/2995	
		叢談	五石脂(續第二十一期)	六/3009-3016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一號) 1907.03.04	第二十六期	叢談	五石脂(續第二十四期)	七/3275-3280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二號) 1907.04.02	第二十七期	叢談	五石脂(續)	七/3421-3426	
		撰錄	案語：周忠介與孫鍾元書 ³¹	七/3436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三號) 1907.05.02	第二十八期	史篇	明遺民錄敘	七/3485-3488	◎明遺民錄開始刊載
			明遺民錄(未完)	七/3489-3499	含：孫夏峯先生傳、刁王顏先生傳
		叢談	五石脂(續)	七/3559-3564	

³¹ 頁 3436 錄周忠介〈與孫鍾元書〉。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三年第四號) 1907.05.31	第二十九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	七/3623-3634	劉繼莊先生傳、張覆輿申冕盟先生傳、王仲撝先生傳、劉贖庵先生傳
		文篇 / 詩錄	玄悟一首寄屋廬	七/3666-3667	
		叢談	五石脂(續)	七/3705-3710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五號) 1907.06.30	第三十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	八/3757-3766	梁公狄先生傳、張杜二先生傳、彭張李三先生傳
			吳長興伯傳	八/3767-3776	
		叢談	五石脂(續)	八/3837-3845	
		撰錄	案語 ³²	八/3859-3860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第三年第六號) 1907.07.29	第三十一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	八/3889-3904	劉雪舫先生傳、夏李張孫范五先生傳、王克承先生傳、韓石耕先生傳、張衡宇先生傳
		文錄	神交社雅集小啓	八/3929-3930	
		叢談	五石脂(續)	八/3963-3970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七號) 1907.08.28	第三十二期	文錄	重輯史弱翁趙少文二先生遺詩敘	八/4075-4076	
			袍澤遺音敘	八/4076	
		文錄	又跋	八/4076-4077	
		詩錄	滿庭芳(夜闌酒罷偕貞壯游避暑花園作)	八/4078	
			百字令(寫懷)	八/4078	
		叢談	五石脂(續)	八/4109-41117	
		撰錄	案語:夏瑗公侯納言傳 ³³	八/4123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	第三	叢談	五石脂(續)	八/4257-4264	

³² 陳去病言:「夏峰文集,世未之觀。惟吾邑沈氏所刊國朝《古文彙鈔》、《國朝文徵》二巨籍中,畧得十餘篇,卓然儒者之言也。用六集傳有刊本,但亦未獲。茲偶於畿輔通志。得二先生作如干篇。有見有未見,並錄之,以布諸世。二先生身際衰亂束身隱遯確乎自持其介節,不稍回惑以變其操,可謂遯世無悶,獨立不懼之君子矣。余故敘其行為遺民冠。而別記其文如此。去病識。」

³³ 頁 4119-4122 錄夏允彝〈侯納公傳〉。

日(第三年第八號) 1907.09.27	十三期	撰錄	案語：潘次耕松陵文獻序 ³⁴	八／4274－4275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第三年第九號) 1907.10.26	第三十四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第三十期)	九／4313－4321	張蒿庵先生傳、徐東癡先生傳、二姜先生傳
		叢談	五石脂(續)	九／4401－4406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第三年第十號) 1907.11.25	第三十五期	叢談	五石脂(續)	九／4535－4540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三年第十一號) 1907.12.24	第三十六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第三十四期)	九／4597－4601	盧德水先生傳、鄭惠人先生傳
		叢談	五石脂(續)	九／4659－4668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三年第十二號) 1908.01.23	第三十七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	九／4715－4722	傅青主先生傳、閻牛叟生傳
		文錄	贖碑記	九／4749－4751	
		叢談	五石脂(續)	九／4789－4799	
		撰錄	案：夏瑗公幸存錄自序 ³⁵	九／4808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第四年第三號) 1908.04.20	第四十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5349－5358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第四年第四號) 1908.05.19	第四十一期	叢談	百尺樓脞錄 神農列山氏、爰氏系出自陳、隨清娛、濊弱水沃沮窩集烏稽通釋、遼之先、屈原通譜牒之學	十／5495－5500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第四年第七號) 1908.08.16	第四十四期	叢談	五石脂(續第四十期)	十一／5933－5938	
		地理篇	漠南北建置行省議	十一／5911－5919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第四年第八號) 1908.09.15	第四十五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第三十七期)	十一／6021－6026	趙平符李鳳石二先生傳、劉鄩二先生傳
		叢談	五石脂(續)	十一／6081－6088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	第四十六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二／6205－6212	

³⁴ 頁 4271－4274 錄潘次耕〈松陵文獻序〉、〈松陵文獻後序〉。

³⁵ 頁 4807－4808 錄夏允彝〈幸存錄自序〉。

日(第四年第九號) 1908.10.14	期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第四年第十號) 1908年11月13日	第四十七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二 / 6337 - 6343	
宣統元年八月二十日(第五年第九號) 1909.10.03	第五十八期	文篇 / 文錄	笠澤詞徵自敘	十四 / 7869 - 7872	
宣統元年十月二十日(第五年第十一號) 1909.12.02	第六十期	史篇	明遺民錄(續第四十五期)	十五 / 8111 - 8113	范衛王郭四先生傳
		叢談	五石脂(續第四十七期)	十五 / 8191 - 8200	
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五年第十二號) 1910.01.01	第六十一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五 / 8335 - 8343	
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五年第十三號) 1910.01.30	第六十二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五 / 8469 - 8475	
宣統二年正月二十日(第六年第一號) 1910.03.01	第六十三期	叢談	五石脂(續)	十六 / 8667 - 8676	

從上表可見，陳去病在《國粹學報》發表的作品除部分詩文、史傳論贊外，在「叢談」、「史篇」連載的《五石脂》、《明遺民錄》是「南明書寫」的主要參照文本。《國粹學報》第六十三期後，陳氏就不再發表作品，總計陳氏作品散見於三十七處（自1905.7至1910.3），再者，《國粹學報》除《五石脂》（含：第15.16.17.18.20、21.24.26.27.28.29.30.31.32.33.34.35.36.37.40.44.45.46.47.60.61.62.63期，共二十八期）、《明遺民錄》（含：第28.29.30.31.34.36.45.60期，共八期）外，其餘連載者，僅黃節《黃史》而已（含：第1.2.3.4.5.6.7.9.14.19.20.21.26.27.32.33.36.38.41期，共十九期），由此可見陳去病在《國粹學報》作者群的代表性。從《國粹學報》目錄觀之，設有：「社說」、「政篇」、「史篇」、「學篇」、「文篇」、「叢談」、「撰錄」、「博物篇」、「美術篇」、「書志」、「地理篇」、「紹介遺書」³⁶等欄目。根據《國粹學報》刊行的基本七個欄目來看，各有其作用，借用王東杰說法，即：

³⁶ 博物篇以下是第三年增設，第六年第63期起，欄目變動較大，改為：通論、經籍、史篇、子篇、文篇、博物篇、美術篇、叢談、撰錄。

社說相當於後來報刊上的社論，主要發表該會對一些重要的文化與學術問題的基本見解；政篇之作，意在追究古政，仕學合一；史篇發表史學研究著作，特重“志古匡今”；學篇所刊，句括學術史、思想史和傳統歸入經學類的論文，強調執古御今的“會通”；文篇刊登文章學、小學論文和文學作品；叢談主要發表筆記之屬；撰錄刊行家藏手抄未刊佚著，間或刊行健在的知名學者的近作。³⁷

陳去病著力的「南明書寫」，集中「史篇」、「叢談」、「撰錄」三類，是《國粹學報》每期必登的內容。至此，陳去病選擇《國粹學報》作為「南明書寫」成品發表重要據點的背後意涵，已經呼之欲出。

四、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之旨的擴張

事實上，陳去病在徽州府中學堂教書期間（即 1906 年）已完成《五石脂》初稿，但他並沒有立即發表。「南明書寫」經由《江蘇》—《警鐘日報》—《復報》—《國粹學報》四家報刊的傳播，逐步擴張陳氏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之旨。1906 年前後，可視為陳氏「南明書寫」發展的關鍵時刻，而《五石脂》和《明遺民錄》則是「南明書寫」重要參照文本。

（一）關鍵時刻：1906 年前後

1906 年 4 月，陳去病先與黃賓虹（1865—1955）等人為紀念明清之際思想家黃宗羲（梨洲）創立「黃社」，「表面上以議論詩文為名，其實是以此來反對清朝的反動統治」³⁸，可為陳去病在「南明書寫」之外紀念南明人物活動的補敘。之後，他繼《江蘇》、《警鐘日報》刊載「南明書寫」相關廣告後，再選擇《復報》宣傳記載清初漢人抗剃髮蓄辮史實的《煩惱絲》。《復報》油印本創刊於 1905 年，乃柳亞子在吳江同里自治學社期間辦的社團刊物，取「復興中華」之意，1906 年改為鉛印後，使用黃帝紀元³⁹，正好與《煩惱絲》編年概念相符，而《國粹學報》出版也標

³⁷ 引王東杰，〈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1 期，頁 105。

³⁸ 王伯敏〈黃賓虹二三事〉，原載《浙江文史資料》第十一輯，今轉引註 20，《南社史長編》，頁 52。

³⁹ 《復報》鉛印版由柳亞子、田桐主編，於上海編輯，郵付日本東京印刷，再寄回上海發行，月刊行式發行。《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期間，《復報》維護《民報》的立場觀點，有「《民報》小衛星」之稱，1907 年 10 月 2 日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⁴⁰ 同註 20，轉引自《南社史長編》，頁 53。

⁴¹ 族群中心主義，即「此一共同擁有的過去，在每個文化中打造每個人的生活，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它或以「傳說」的姿態出現，闡述人們對「聖化」時間的想像，或以「歷史」的面貌現身，記錄「現實」或紀年時間的「真相」；它匯入所謂「群體心靈」（group mind）、「集體記憶」、「歷史記憶」，或

示黃帝紀元，反滿情緒與族群復興之旨已然可見。《復報》第六期，陳去病署名有媯血胤發表〈《煩惱絲》敘〉，其言：

烏呼！索虜猖狂，覆我中夏，炎黃世胄，俱為髡鉗。髮膚之痛，幾三百載，毀傷之罪，其烏可贖！伏念古者，烈士仁人，躬遭變故，挽回不及，往往寧喪厥元，誓保玄絲，挺身抗令，橫屍康衢，無所悔懼，氣節益凜；或則皈命瞿縣，慨焉披度，托身梵剎，以遂初衷，此其志瘡苦，而情益堪悲矣。代遠風遙，芳軌莫繼，將尋往躅，邈乎其艱。何況禁網峻密，虜令煩苛，高文典冊，咸被殘毀，一二之存，亦闕弗出。而戴髮之倫，數典忘祖，習非成是，願為編氓。徒令四裔交譏，鄰國竊笑，皇皇大國之民，迺至與犬羊同儕。吁其戚已！故發憤編纂，成書一卷，名曰《煩惱絲》，以示痛悼。雖搜討無幾，而褒貶略備，類族辨物之聖，容有取歟。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七年丙午季春，有媯血胤自敘於軒轅峰麓。⁴⁰

這篇敘文強調黃帝紀元，而不用清朝紀元，明白以「炎黃世胄」自居，剃髮蓄辮雖只是外貌的改變，但對漢族自尊的戕害不可小看，「誓保玄絲，挺身抗令」、「托身梵刹，以遂初衷」是拒絕「與犬羊同儕」，即使「橫屍康馘」，也「無所悔懼」。陳去病搜羅南明史實，是基於漢族身份，將南明與清初並時的歷史，重新再現。而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召喚，可說是出於一種「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c)⁴¹，尤其在晚清革命主張熾烈、漢滿族群對峙之際，強調漢滿不共戴天之仇，即是企盼族群復興時代的來臨。除此，同年 10 月 24 日，陳氏在浙江新安江上為明末抗清將領張煌言作周忌，次年 4 月清明，他再與高旭、劉三、沈礪等人游覽虎丘，凭吊抗清英雄張國維祠，陳氏革命心靈日漸熾熱，「謁陵掃墓、忌辰哀哭」成為追懷先人的重要儀式，也是日後南社重要的社外活動之一⁴²。

⁴² 有關陳去病與南社諸子「謁陵掃墓、忌辰哀哭」活動，參見註 5，拙作《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頁 211—213。

⁴³ 見《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編，〈列仙傳〉卷下（台北：新興書局，1979 年），頁 13—14。

⁴⁴ 見（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新莊市：自由書局，1976 年），頁 15。

⁴⁵ 見（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合輯，《神農本草經》卷一〈上經〉，（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頁 9—10。

⁴⁶ 見邵紅紅，〈淺談陳去病的《五石脂》〉，《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93—96。該文從思想價值、文學價值、史料價值三方面探討《五石脂》，是近年南社研究少見的議題，本論文不以探討《五石脂》內容為重心，相關內文可參閱該文。

⁴⁷ 何宗美對復社史學成就歸納有：「總結歷史興衰的規律，寄寓對明末現實的感慨，亦或借為資政之用」、「記錄明末至南明時期的歷史，反映當時政治鬥爭的現實」、「體現『國可亡，史不可亡』的愛國思想」參見氏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一版二刷），頁 202—205。

⁴⁸ 有關《心史》發現在明清之際引發的效應，可參見前註，頁 287—293。

⁴⁹ 地方掌故如：蘭亭歷史、徽州土族遷徙、吳江大姓／社團盛衰、南曲嬗變；名山勝景如：黃山、虎丘、蘇州園林等，在《五石脂》中皆有不少描敘，本文究其鄉邦意識和族群復興之旨析論，不討論地方掌故、名山勝景的書寫。

⁵⁰ 參看註 47，頁 96。邵氏指出《五石脂》「有節之士，幾乎都兼錄其詩文……或羅列文集名稱，或摘錄整篇的詩文詞……某些慨嘆亡國之悲的作品，更被濃墨重彩加以褒獎」，乃是「本著因人存詩的原則，以此作為志士的緬懷」之說可為參照。

⁵¹ 柳亞子也曾為楊娥寫傳記，製年表，並認為「世有撰南明史者，當鄭重取裁，毋使奇女子無傳於萬稷」，應是受到陳去病啓發。〈楊娥傳〉及其年表見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117—132。

⁵² 1908 年陳去病籌組秋社紀念秋瑾，遭清廷注意，同年 7 月經友人勸說轉往廣東汕頭暫避風頭，並任《中華新報》主筆。

⁵³ 見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388。

⁵⁴ 同前註，頁 416。

一直等到《國粹學報》第十五期（1906.4），陳去病才開始在《國粹學報》連載《五石脂》，加上第二十八期（1907.5）登場的《明遺民錄》，雙雙成爲陳氏「南明書寫」的主要參照文本。依據陳氏搜羅鄉邦文獻的歷程看來，《國粹學報》不僅提供他撰寫南明史事、史傳的發表園地，也是宣傳其他社外「南明書寫」作品的憑藉。1905年11月，陳去病訪得明抗清英雄吳易遺集，校補之後，定名《吳長興伯遺集》，隨即在《國粹學報》第十一期發表〈吳長興伯遺集序〉一文，其言曰：

往在童年，讀先輩陳獻青《靜遠堂集》，見所為吳日生公遺集序若傳，輒心焉識之。及己亥秋，撰《松陵文錄》，次第邑中先正遺文，自漢以來迄亡明，得三數百篇，獨未獲公著。……（商務版第三冊，頁1381）

又言：

今年夏，客吳門，晤吳君堯棟，渙之族也。因再三致意，逾三月，而吳君果以公書來，則大喜。迺重為斟補，得詩二卷，曰《東湖遺稿》、《雁門子山中雜詠》，詞一卷，曰《北征小詠》。《中興恢復末議》諸作鄉坵篇末，今別為遺著一卷。又甄采他氏所撰述，與斯集可考證者，為坵錄一卷。綜名之曰《吳長興伯遺集》，蓋推公之志以恩明室也。事且叢，乃作而言曰：烏虜！天地之正氣，其鍾於人，寧偶而已哉！自宋之亡，而有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人；自明之亡，而有史可法、錢肅樂、張煌言諸人，皆受天地之正氣，以成其為豪傑之士者也。……乙巳十月既望，後學陳去病序於白蜆江上，蓋公當年血戰之地云。（商務版第三冊，頁1382）

吳易乃抗清名將，在大部分南明史資料都可見其踪影。上述引文提及，陳氏之所以結集《吳長興伯遺集》是來自於童年閱讀的經驗，經再三致意，才獲吳堯棟贈以詩詞遺稿。尤其序文註記在白蜆江上完成，不只是對吳易血戰的紀念，同時也激發出一絲鄉邦意識。對應陳去病的故鄉——同里，其「地瀕白蜆江，上承太湖長橋之水；下趨薛澱，出黃浦，與吳淞合流入海，為東江故道，絕稱險要」（《國粹學報》第十五期），《吳長興伯遺集》結集有其特殊的鄉邦使命。

釐清 1906 年前後陳去病所交出的「南明書寫」成果後，以下論述將以《國粹學報》兩大「南明書寫」參照文本爲核心——《五石脂》與《明遺民錄》。

（二）「南明書寫」參照文本之一：《五石脂》

《五石脂》以東南抗清佚事、詩文爲主，推究《五石脂》的寫作動機，可在〈《五石脂》序〉獲得，其言曰：

少不鞭策，壯益凡庸。道器善根，日即銷滅。性復好游，動曆歲年。雖頗幽討，曾何裨補。矧絕怙恃，長為鮮民。脫屣高蹈，采藥黟山；軒轅之府，閒尋故蹟。自問茲身，庶與世辭。昔太守業，遭漢中微，解綬會稽，終脫禍亂。

陵陽子明，沸五石脂，三年丹成，龍來迎去。余亦吳人，竊獨慕此，故述瑣事，以替服餌。黃帝有靈，尚其招我。三天子鄣，一黃冠述。（商務版第四冊，頁 1857）

這段序文，說明命名《五石脂》之故，有關陵陽子明的傳說，在劉向《列仙傳》可見：

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白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嗚呼！子安云。⁴³

這是一段人與白龍的奇遇，子明得奇書，上黃山採五石脂服用後成仙。陳去病刻意強調「余亦吳人，竊獨慕此，故述瑣事，以替服餌。黃帝有靈，尚其招我」，表面上是戀慕子明奇遇，但從渴望黃帝招喚看來，應是取五石脂靈藥之意，期盼無愧於炎黃子孫的身份。五石脂究竟為何？在中國醫學上有何特殊療效？據《千金翼方》和《神農本草經》的記載可略知一二，《千金翼方》卷二〈本草上〉云：

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脂等味甘平。主黃疸泄利，腸僻膿血，陰蝕，下血，赤白，邪氣，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癢。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臟，生南山之陽谷中。⁴⁴

《神農本草經》則載：

……《吳普》曰：五色石脂，一名青、赤、黃、白、黑等。青符，神農：甘；雷公：酸，無毒；桐君：辛，無毒；李氏：小寒，生南山，或海涯，采無時。赤符，神農、雷公：甘；黃帝、扁鵲：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少室，或生太山，色絳，滑如脂。黃符，李氏：小寒；雷公苦，或生嵩山，色如豚腦、雁雛，采無時。白符，一名隨髓，岐伯、雷公：酸，無毒；李氏：小寒；桐君：甘，無毒；扁鵲：辛，或生少室天婁山，或太山。黑符，一名石泥，桐君：甘，無毒，生洛西山空地。

《名醫》曰：生南山之陽，一本作南陽，又云：黑石脂，一名石涅，一名石墨。案：《吳普》引神農甘云云，五石脂各有條，後世合為一條也；《范子計然》云：赤石脂，出河東，色赤者，善。《列仙傳》云：赤須子，好食石脂。⁴⁵

據上述引文，五石脂包含：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產地各有不同，食之味甘平，有補髓益氣之效，不過「後世合為一條」，已無區分。《五石脂》在《國粹學報》連載後，陳去病整個「南明書寫」的局面漸次擴大。

《五石脂》以筆記體方式寫成，大量記錄吳地、徽州、福建、揚州等東南地區浴血抗清史事，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除去《國粹學報》三期（即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期）記錄宋陵被掘之事外，邵紅紅將《五石脂》內容略分為：「因抗清而戰死者」、「不與清政府合作，出家為僧者」、「因文字獄而罹難者」、「其他殉節者」四類，具有「以某個地區為中心組織材料」的寫作特質，進而歸納陳去病以「家族為線索組織材料」、「人物間的某種連繫為線索貫穿材料」、「某一事件為線索」三種形式來輯錄繁雜的明清史料，對比手法運用最為突出⁴⁶。邵氏大致已為《五石脂》材料編纂方式找出明晰的軌跡，不過，在《五石脂》鄉邦意識及其族群復興之旨的擴張上，還有值得追究之處。

首先，周莊是陳去病生長之地，他對此地過往的事蹟特別留意，在《國粹學報》第一次刊載時，先記載曾經屯兵於周莊的明末將領吳志葵、戴之俊等人之事，再以吳、戴二人的因循勇無勇，帶出對四義士解救周莊百姓「挺身而出，自認為盜，因各就死，而里民賴以獲全」的感念之情，同時也為滿人荼毒漢人慘劇揭開序幕。緊接著陳氏記載創立復社，明亡後削髮為僧、選擇周莊永寧庵終老的吳扶九，這為《五石脂》大量書寫隱士事蹟提供了基本範式，隱然有追隨復社「國可亡，史不可亡」的愛國思想⁴⁷。之後登場的，則是世居周莊西北大姚村的白陽山人陳道復及其孫文莊、曾孫皇士之事，陳文莊、皇士父子二人分別編有《荆駝逸史》、《啓楨詩選》、《今樂府》，陳氏肯定他們對明季遺事記載的貢獻，並為誅連顧亭林入獄，激發吳炎、潘耒章合撰《明史》，在松江成立「眷懷故國、恥事新朝」的驚隱詩社，日後也捲入莊廷瓏文字獄案等事深表感慨。接下來，陳氏以「同時」一詞，開始寫潘耒章之妻沈孺人、異母弟潘稼堂之事，帶出松陵兩大望族——沈氏父君晦及姻親葉天寥（紹袁），從地域觀察得之，陳氏所謂的鄉邦觀念已經逐漸擴張。

對照陳去病在《國粹學報》第三十期刊錄的《五石脂》中，推崇凌退修《松陵文錄》「使吾邑文獻，至今賴以弗墜」之功，可見周莊、松陵在陳氏心中都是故鄉的代稱。追溯松陵命名由來，最早可推至漢高祖為太湖與吳淞江銜接處的軍鎮置松陵鎮，又有松江、笠澤等名，元至元十五年（AD1278年）年置松江府後又稱江上，明代之後，已是「煙火萬井」、「掩映如畫」的江南名勝。如果再順著沈君晦及葉天寥世族史事敘述而下，可以發現《五石脂》「吾邑」的認定，已經擴大到吳江、蘇州、太湖、嘉興等地——即今江、浙二省。除沈、葉後人沈憲英、葉小鷺、葉小紈等人外，陳去病也為曾居吳江盛澤的柳如是、在太湖畔抗清的吳易（日生）和夏完淳等人之事添置幾筆。此外，明末享有盛名的幾社，因為在松江設立，清初雖以蘇州為活動重心，分化後的慎交社社友，如吳弘人、吳閻夏兄弟與汪荅文之間的來往，也被陳去病視為鄉邦佚聞收入《五石脂》。

其次，《五石脂》在評述一段史實或事蹟後，往往會以「吾邑」、「吾郡」起筆，條列相關的鄉邦先輩，此一做法雖可解讀為材料補充之意，或作為相關史事旁證，

但細察「吾邑」、「吾郡」頻繁使用的情況看來，恐怕不只是多方引證史料的意義而已。吳赤民，即吳炎，他在《五石脂》（《國粹學報》第十五期）中首先被冠上「吾邑吳赤民」的標記，同年出版的《國粹學報》第二十二期上，陳去病另外發表〈吳節士赤民先生傳論〉，表達更具體的鄉邦意識，其載：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爛溪也**。諱炎，字赤溟，又字如晦，號愧庵。以遭逢鼎革，繫心故國，不忍背棄，故更號赤民云……夙與同邑潘檉章交莫逆，其才學識又埒，……崑山顧炎武，故與二子善，聞其作史，亦出先朝藏藉佐之，於是先生益自志憲為明史記益力。友人王錫闡、戴笠皆與同志咸為選述。……明史記成且有日，而南潯莊氏史獄起，辭連先生，遂被逮。……（商務版第六冊，頁 2689—2690）

傳論則表述對莊廷瓏案的看法，其云：

吾聞之，莊獄之成，其同日死者，至二百餘人，其妻子族屬之徙邊不返者且數倍焉。烏乎！可謂變革以來之一大慘禍矣。顧余獨惜自莊獄起而令先生之書不成，明室之事渺證，張駿所謂故老凋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不其然歟！抑又聞之，晚邨呂氏嘗欲就先生遺稿與曉闇王氏繼賡為之，而王、呂遽喪，事卒無成，及潘耒之歸，且求其稿而無獲焉。烏乎！天之阨人不甚矣哉！然其他詞賦雜著，光燄萬丈，雖閱世寢久，而去病獨得之，**於劫灰蝨蝕之餘，儼然出晉井而陳《心史》，則謂彼蒼蒼之無足憑，又豈然哉！**故謹傳其事為良史痛，亦并為後之慕良史者勸焉。（商務版第六冊，頁 2691）

吳氏具「吳江人」的身份，又是驚隱詩社成員之一。傳論中特別提到宋遺民鄭思肖《心史》⁴⁸，乃鄭氏以錫甲鐵函密封，藏於蘇州承天寺古井之中，歷經三百多年後，才在崇禎帝十一年被發現，其中強烈的忠君思想，不僅憾動著在南明流離遭難的人們，同時也震懾了在晚清仍受滿人箝制的陳去病，刻意標記「吾邑吳赤民」，在此頗具鼓舞作用。再舉南明志士抗清薙髮蓄辮之事為例，這是明末相關史料必提的一章，《國粹學報》第十六期中，陳去病先以屈大均剃髮為僧，將之埋入羅浮黃龍洞中，再以「骯髒有奇氣」、「警辟可誦」形容〈藏髮冢銘〉、〈禿頭〉二文，之後以「吾邑先輩，因不屑剃髮，而遁入緇流者甚眾，今略舉之」起句，列出葉天寥、戴耘野、包警幾、趙煥之、吳茂申四人做為呼應，而「其時又有因不肯剃髮而殺身成仁者，於吾郡亦得一人，曰楊維斗先生廷樞」句，則是以「吾郡」先人身份的標記，強化楊氏臨刑前所言：「頭可斷，髮不可斷！」、「生為大明臣，死作大明鬼」的氣魄。對於提倡革命的陳去病而言，喚起鄉人受滿人壓迫的歷史記憶，更能發揮倡導族群復興的作用。

在陳氏以「同時」列舉相關人物時，「國變後」、「國變之際」的時間標示，其實是以南明史事為主，若冠以「吾邑」、「吳中」身份，陳氏常有悲慨憤懣之語，如：「國變之際，吾邑因建義不成，走死窮山者，頗不乏人，而其尤可哀者，莫若吳佩

遠祖錫」(《國粹學報》第十六期),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另外,《國粹學報》第十七期記錄文應、朱旦兩位吳中少年先後被殺的史事,顯露勿使先人蒙羞的鄉邦使命,該文云:

同時吳中少年先二隼而戮者,有文應符秉,為文肅公子。國變後,隱居竹塢,搜討思陵遺事,成書八卷,即今所傳《烈皇小識》是也。有告其通長興伯吳易軍者,獲去。秉亦不辯,曰:「死固分也,寧敢辱先人。」遂戮之。又有吾邑朱白民先生之孫名旦,居花山,當府城陷時,獨奮然曰:「昔吾祖忠於建文,為作書法擬,當世稱之。吾不可以玷吾祖。」集眾得千人,攻蘇州不克,死之。嗚呼!是皆可謂無忝考者矣。(商務版,第四冊,頁2126—2127)

文、朱二人,一為隱居山林,以著述先人遺事被擄,以不敢屈辱先人的豪語被殺;一為繼承「不可以玷吾祖」的鄉邦使命,集眾反滿致死,二人在陳去病看來,已不辱先人志節,可為後世範式,但悲憤感嘆仍無法遏止。

就資料採擷方式而言,《五石脂》上溯鄉邦賢士史事,特別喜歡說明資料獲取的過程,一來可知考證之詳實,二來則可透露對鄉人的謝忱和感懷。《國粹學報》第二十期引敘四名同里名士:袁湘麋、朱鐵門、鄭瘦山、郭復翁之後,帶出柳古植、袁東籬世系,繼而說明柳、袁之孫—柳棄疾、袁成洛(雪郎)和自己友善的關係。柳棄疾即柳亞子,去病對柳氏從事「南明書寫」影響不小,而袁成洛一家「尤有遺民之風」,這名總角之交在陳去病從事「南明書寫」的過程,出力甚多,因此,陳去病為紀念故友留下記錄,其言:

雪郎嘗助予搜輯《松陵遺文》,又為予校訂《赤溟集》,重寫定之,其功甚巨。予意欲再集錄赤溟遺詩,附之卷末。會君疫死,茲事遂廢。唏已!邇得吳、潘絕命詩數章,庸錄於此,亦所以彌予憾焉。(商務版第五冊,頁2477)

吳炎、潘檉章等人因文字獄喪命,是《五石脂》前段論述重點之一,袁氏曾是去病收集鄉邦文獻的得力夥伴,但英年早逝,甫獲吳、潘絕命詩新材料的去病雖無緣和故友分享喜悅,只得援錄作品聊慰遺憾。因此,陳去病每每獲得新材料,或鑑其罕見、得來不易,或察其重要、不可忽略,或意有所指、闡明心志,載文之前,經常出現諸如:「姑錄之,以徵文過飾非者之無所不至也」、「偶閱計六奇《南略》,適睹所載蕙湘〈汲縣題壁〉詩,為之狂喜,急錄之如下」、「《南略》又載楊維斗先生絕命詞六首,雖較原作僅得其半,然有兩絕亦向為予所未見。且所關係於先生一家者甚大,故特錄如下,以彰奇烈而闡幽貞」、「事極風雅,急錄之,以補予前傳之疏」、「近讀《福建通志》,得蔡荔娘事,淒馨哀艷,不特與空雲輝映後先,并可以補《蹈海錄》之缺,爰急志之」、「其文與事,俱特其絕。急錄之,以廣其傳」等語,急切登錄之情顯露無遺。

《五石脂》在地方掌故、名山勝景的描寫,著墨不少⁴⁹,但與傳達鄉邦意識關

係較淺，至於才女、節婦自撰及他撰詩文的摘錄，頗能突顯鄉邦意識，如：松陵望族沈、葉二氏互為姻婭，葉小紈女沈素嘉作詞〈水龍吟〉，陳去病不只援引詞文，給予「淒然國破家亡之慨」評語，又說「兵燹之餘，人事非故，不特君子盡焉傷子，雖女子亦何獨不然」，以下又列舉「同時女子工詩詞者」，吳文柔〈寄漢槎兄塞外謁謁金問詞〉「淒婉可誦」，寧若生〈同荆隱集工璜閨中次韻感懷〉「語非不多，淒楚欲絕」（《國粹學報》第十五期）。又如寫清初「冤死之眾，以史禍為首」，引王曉闇為表彰吳炎、潘耒章夫人的節烈，特別於〈齊化門〉、〈廣寧城〉詩題註記「赤民夫人絕命處」、「力田夫人絕命處」，陳去病在此援引詩作，形容「慷慨悲憤，可當少陵史詩讀」（《國粹學報》第二十期）⁵⁰。另外，《五石脂》在《國粹學報》第二十六期之後，隨清人入關，南明慘史的記錄，漸次擴張鄉邦概念，所謂漢滿不兩立，除重筆描繪漢人抗清的慷慨赴義，宣傳漢族復興之旨，也記錄明末福建、雲南、延安等地的奇女義行，如：福建奇行女子—魯監國公主和鄭克臧妻陳氏，一是「孀居五十餘載，節操凜然」，一是亡夫百日後「自縊櫃側而殞」，寫其遭遇，感人至深（《國粹學報》第二十九期）。為紀念行刺吳三桂未果的楊娥，特別摘錄王思訓〈當壚曲〉全詩⁵¹（《國粹學報》第三十一期）。而延安妓女妙玉兒為解救全城百姓性命，「盡出其所贈綉髻金璫，蓬髮囚首以死請」，義行雖與賽金花相類，但「其意尤俠」（《國粹學報》第三十七期），以上女子事蹟，不只具有表彰氣節之意，其間特意流露的漢滿仇恨，無疑是革命宣傳的手法。

下節，我們將論述重點放在《明遺民錄》，進一步探討陳氏「南明書寫」的成果。

（三）「南明書寫」參照文本之二：《明遺民錄》

《五石脂》採筆記體方式書寫，在《國粹學報》「叢談」類發表，內容較為龐雜。相較之下，《明遺民錄》登錄於「史篇」類，不僅附有正式敘文和凡例，陸續發表的二十四篇人物列傳，也以「人的專史」處理，書寫態度謹嚴，陳去病在近代傳記占有一席之地，主要來歸因於《明遺民錄》寫作的成功。陳去病為何著作《明遺民錄》，根據〈明遺民錄敘〉可知：

……予少慕介節，長經軼軻。竊謂世變至此，無復相加。若循是不返，將人道不復可睹，而乾坤幾乎或息。然則，尚烏所謂內外之防，與志節之可貴哉。故發憤編纂，成《明遺民錄》若干卷。如下方，亦蘄類族辨物之聖，知所敬愛，以自譬況。則神洲縱陸沉，而人獸其尚堪判乎？（《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商務版第七冊，頁3486—3487）

這篇敘文由陳氏親自撰寫，承繼明太祖「攘除胡虜，恢復中原」主張，所謂「人獸」之判，即是明「夷夏」之別，族群復興之意十分明顯。眼見世局演變至今，陳氏有太多感慨，為明代遺民作傳，正可以知「志節之可貴」，「辨物之聖，知所敬愛」，

免於認賊作父。

《明遺民錄》凡例共有六條，其作用不僅說明編寫體例，同時也能幫助讀者深入作者寫作心靈，茲錄於下：

一本編以皇輿之所統，紀篤生之本末。故首北都、次南畿，再次青齊趙代秦隴汴洛，而後川蜀荆楚、閩粵滇黔，迄乎海外。大要隨所見聞，信筆紀載，不無罣陋，俟諸續編。

一是編雖以地為綱，然不盡拘乎郡縣次序之先後。惟求其志行之卓著，與夫學術之尤弘大者，亟為甄叙以示嚮慕，或其他與有關係則牽連書之，猶之登封泰山而禪及亭云也。若學行相當，而事實特多者，咸別為之傳。

一諸傳之中，有專紀一人至千萬言而猶若有餘者，有薈萃數賢，而仍寥寥數語者，此非故為是抑揚鯁簡也。良以志節所寄，既不能憑虛臆造，即未便輕易刪削。故第隨其事狀之多寡，筆而錄之，不敢畧亦不敢誣。務存其真庶，古人之心事若揭。

一是編之作，搜羅典籍至數萬餘卷。凡諸遺民事蹟，大略備具。然詳簡得失，不無有所遺憾。且其梗概，或為人表章已至，則何容更贅一詞？謹據所獲，入諸編中。倘謂陳陳相因，有類剽竊，則蘭臺漢書、半籍腐史，區區輟材，寧敢逃罪。

一遺民心繫故國，衣冠正朔自與新朝不同。故凡在永歷年號未絕以前，所有諸賢事蹟應紀歲月者，仍繫之朱明，以表微意。惟自臺灣破滅以後，則專紀甲子而附注清曆于下閱者，當可一覽而辨也。

一吾儕所以崇拜遺民者，謂其感戴舊君，恥臣新主也。故凡有隱居不仕，長為農夫以沒世者，皆為搜羅入之錄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職者。如侯朝宗之倫，雖文學彬彬，亦概所屏斥。惟顏習齋雖少為諸生，然卒棄去以高隱終，故仍列於此。（《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商務版第七冊，頁3487—3488）

依據凡例所載，以下將逐條檢驗，分析《明遺民錄》內容。首先，我們先將二十四篇傳文及其傳主、籍貫製成表格輔助說明：

■《國粹學報·明遺民錄》傳主名錄簡表

期數／篇數 傳主數	篇名	傳主／人數	籍貫	備註
二十八期 ／二篇5人	孫夏峯先生傳第一	孫夏峯，附子孫博雅，共2人	直隸容城	
	刁王顏先生傳第二	刁包、王餘祐、顏元，共3人	直隸祁州、保定新城、博野縣北楊村	

二十九期 ／四篇 7 人	劉繼莊先生傳第三	劉繼莊，1 人	直隸大興	
	張覆輿申冕盟先生傳第四	張覆輿、申冕盟、殷宗山，共 3 人	？	未註籍貫，合稱「畿南三才子」
	王仲撝先生傳第五	王仲撝，1 人	直隸保定	
	劉賸庵先生傳第六	劉賸庵，附友人陸玄泓一人，共 2 人	直隸魏縣、吳江常熟	
三十期 ／三篇 8 人	梁公狄先生傳第七	梁公狄，附兄梁以柁及王世德二人，共 3 人	保定清苑、？	王氏未註籍貫
	張杜二先生傳第八	張果中、杜君異，共 2 人	北直新城、定興東江村	
	彭張李三先生傳第九	彭毓宗、張石卿、李洞初，共 3 人	河間獻縣、清苑、西曹家叢村	
三十一期 ／五篇 20 人	劉雪舫先生傳第十	劉雪舫，附金肖孫一人，共 2 人	海州、？	劉氏原為海州人，後藉任邱，亦稱宛平人；金氏未註籍貫，僅記完縣御史
	夏李張孫范五先生傳第十一	夏元真、李潛夫、張三明、孫玉屏、范篤生，共 5 人	直隸大名、薊州、左衛、容城、清苑	
	王克承先生傳第十二	王克承，又附趙士通、樊夢斗、李可楨三人，共 4 人	大興、大興、文安、武清	趙氏先祖為吳人，神宗遷京師，以為大興人
	韓石耕先生傳第十三	韓石耕，又附彭之燦、崔子忠二人，共 3 人	宛平、？、？	彭、崔二人未載籍貫
	張衡宇先生傳第十四	張衡宇，又附張應泰、楊潔、王業隆、齊汝漢、馮賢五人，共 6 人	良鄉、景州、固安、永清、涿州、涿州	註記「直隸第一卷完」
三十四期 ／三篇 12 人	張蒿庵先生傳第一	張蒿庵，1 人	濟南濟陽	本期載「山東」
	徐東癡先生傳第二	徐東癡，又附毛如瑜、趙士喆、董樵、李涵、王道增、安毓慤六人，共 7 人	濟南新城、陽信、蓬萊、萊陽、安邱、福山、長山	
	二姜先生傳第三	姜貞毅、姜貞文，附子寓節、安節、實節三人，共 4 人	山東萊陽	
三十六期 ／三篇 2 人	盧德水先生傳第四	盧德水，1 人	山東涑水縣	本期載「山東」
	鄭惠人先生傳第五	鄭惠人，1 人	山東濟寧州	

三十七期 ／二篇4人	傅青主先生傳第一	傅青主，又附張濟、子眉二人，共3人	山西陽曲、平定、？	本期載「山西」，子眉未註籍貫
	閻牛叟先生傳第二	閻牛叟1人	山西太原	先世以業鹽商淮上家，又作淮陰人
四十五期 ／二篇6人	趙平符李鳳石二先生傳第三	趙平符、李鳳石，又附王顯名一人，共3人	沁州武鄉、太原、遼州	
	劉鄙二先生傳第四	劉三元、鄙癸，又附宋之弼一人，共3人	汾州平遙、平陽太平、沁州沁源	
六十期 ／一篇4人	范衛王郭四先生傳第五	范宏嗣、衛蒿、王標、郭連城，共4人	平陽洪洞、曲沃、平陽太平、解之平陸	註記「山西完」

由上表可見，《明遺民錄》分別散見在九期《國粹學報》之中，共計二十四篇，分別是：直隸十四篇 40 人、山東五篇 14 人、山西五篇 14 人，共計傳主 68 人。其中專為個人作傳有六篇，即：劉繼莊、王仲撝、張蒿庵、盧德水、鄭惠人、閻牛叟。對照凡例第一、二條，「故首北都、次南畿，再次青齊趙代秦隴汴洛，而後川蜀荆楚、閩粵滇黔，迄乎海外」、「雖以地為綱，然不盡拘乎郡縣次序之先後」來看，傳主籍貫的地域分布，只符合第二條。除了〈劉賸庵先生傳第六〉中的陸玄泓是吳江人外，其餘傳主籍貫由北而南排列，卻只集中直隸、山東、山西三處，並未如凡例所言遍布全國，甚至「迄乎海外」，這種情形是否違背當初的編寫原則呢？仔細觀察，始知陳氏《明遺民錄》傳主先列籍貫，是取正本溯源之意，但敘其成長和明亡之際的流離生活，則是一路南下，遍及全國，茲舉幾人為例：

劉繼莊：直隸大興人，……先世故吳人，其父鑣官太醫，遂家京師。……年十九親歿，乃挈家而南。居吳江壽聖院者甚久。〈劉繼莊先生傳第三〉

王仲撝：直隸保定人，……不謁選，游於齊，至高唐州……國變流寓紹興。〈王仲撝先生傳第五〉

劉賸庵：直隸魏縣人，……會國變世亂，乃隱居相城。有巡撫聞其名，躬自造廬欲薦起之，先生以疾固辭……因移家陽城湖瀕。〈劉賸庵先生傳第六〉

姜貞毅、姜貞文：山東萊陽人……以建言切直激帝怒，與行人熊開元俱被廷杖百。……乃戍宣州未赴，而都城陷，遂流寓吳中……會國變，……先生（貞文）亡命，變姓名，走寧波，匿跡台宕間之佇石山，貞毅亦走徽州，皆久之乃復還吳。〈二姜先生傳第三〉

中國人安土重遷，若非重大變故，不輕言遠走他鄉。《明遺民錄》傳主多為北方人，但因明亡國變，只得寄寓流離，陳去病曾經兩度離鄉避難，一為 1903 年赴日，一

爲 1908 年赴粵⁵²，明末遺民遭遇頗能感同身受，時代雖異，但離鄉都因滿人而起，倡言革命，復興漢族之旨不言自明。

依據凡例第三、四條，《明遺民錄》編寫原則，不管是爲一人作傳，或爲數人合傳，撰寫篇幅根據取得資料多寡而定，「不能憑虛臆造」、「不敢畧亦不敢誣」表其謹嚴，「搜羅典籍至數萬餘卷」見其用心。大體看來，《明遺民錄》二十四篇傳文除〈孫夏峰先生傳第一〉、〈刁王顏先生傳第二〉等篇高達二千字以上外，其餘各篇多在一千五百字左右，而各篇條理井然，依其結構約分五類，即：

1．小序一敘其行誼：4 篇

〈孫夏峯先生傳〉、〈劉雪舫先生傳〉、〈張衡宇先生傳〉、〈盧德水先生傳〉

2．直敘行誼—論贊：9 篇

〈刁王顏先生傳〉、〈劉繼莊先生傳〉、〈王仲搗先生傳〉、〈梁公狄先生傳〉、〈張杜二先生傳〉、〈彭張李三先生傳〉、〈二姜先生傳〉、〈鄭惠人先生傳〉、〈劉鄩二先生傳〉

3．論贊一敘其行誼：〈張覆輿申鳧盟先生傳〉 1 篇

4．小序一敘其行誼—論贊：8 篇

〈劉賸庵先生傳〉、〈夏李張孫范五先生傳〉、〈王克承先生傳〉、〈張蒿庵先生傳〉、〈徐東癡先生傳〉、〈傅青主先生傳〉、〈閻牛叟先生傳〉、〈趙平符李鳳石二先生傳〉

5．直敘行誼：〈韓石耕先生傳〉、〈范衛王郭四先生傳〉 2 篇

據上列資料，除第 1、第 5 類外，陳去病對絕大多數的傳主都給予論贊，一來品評其人事蹟，二來表述己意。小序雖以交待寫作背景爲主，但也藉此抒發感懷，與論贊作用相類。觀察陳氏論贊書寫重心和人物取樣標準，可以凡例第五、第六條對照之。所謂「遺民心繫故國，衣冠正朔自與新朝不同。故凡在永歷年號未絕以前，所有諸賢事蹟應紀歲月者，仍繫之朱明，以表微意」是出自對遺民選擇的尊重，也是延續對明朝的認同；而「自臺灣破滅以後，則專紀甲子而附注清曆于下閱者，當可一覽而辨也」，則是以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下臺灣，正式爲南明畫下句點爲止，依照時局變化更動紀元方式除了易於辨明傳主在明、清前後的行誼，其實也是默認明朝滅亡的事實。凡例第六說明陳氏崇拜遺民基於「其感戴舊君，恥臣新主」，在屢屢著墨傳主不事異族、隱逸躲藏，甚至以死明志的文字中，讀者族群意識自然而生。在〈夏李張孫范五先生傳〉論贊中，陳氏族群復興之旨相當明確，其言：

陳去病曰：吾述五先生事，而不禁有慨焉。夫就夷夏興亡以論，則爲之民者，義將殺身湛族，殞妻子不恤，寧祇區區爲不識字之氓鞭牛負薪而已。……舉

吾五千年黃炎義項以還，相傳之天經地義，自戕自滅而盡淪之，非誠所謂神州陸沈也乎。夫國亡而文字不亡，彼後生小子猶有慕戀之心，若國亡而文字與之偕亡，將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而以為固然，此真至愚極憫，歷百千萬劫而永永不復者矣。（《國粹學報》第三十一期，商務版第八冊，頁 3894—3895）

陳去病為夏、李、張、孫、范五人作合傳，是以「真孝廉」標準錄之。他們持守「勿事二姓」、「潔身隱遯」原則，雖然「行歌阡陌，旁如無人」個性孤介，卻能「割股以愈母疾」事親至孝。上述論贊中，陳氏為夏元真對窺視者「輒畀水火，子男數人，皆無令讀書，鞭牛薪而已」頗為感慨，進一步強調文字不可亡對民族傳承的重要，否則認賊作父，終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陳去病傳記寫作在近代傳記發展有一定地位，今人陳蘭村曾言：

辛亥革命時期的傳記文學，是近代傳記文學轉變的又一表徵。傳記作家高揚愛國主義旗幟，有意識地運用“傳記文學”這一文學形式，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⁵³

陳去病就是一位頗專於傳記文學寫作，以期獲得激勵讀者、宣揚革命的效應的優秀的傳記作家。他的傳記的第一類多取材於明清易主之際時的抗清英雄，主題極為鮮明。有《明遺民錄》集行於世。與當時一般傳記作者不同的是，陳去病在撰寫此類傳記時，並沒有一味拔高傳主，而是從真實性與文學性結合的視角出發，更注重對傳主的形象塑造，於敘事中寓論斷。⁵⁴

陳氏認為陳去病傳記的價值，藉由傳主行誼的敘事，自然激發族群意識，傳主形象塑造成功，則是傳記成功的主因。反覆翻閱《明遺民錄》，陳去病有「凡為遺民歎不同」的「隱衷」（〈王仲搗先生傳〉），所以，「好義尚俠，隱然以用世自命；敦行樂道，不為紛華所眩」的孫夏峰（奇逢）置於傳記首篇；與孫氏等人「共建義旗，傳檄討賊」，「善性慷慨」的王餘祐和刁包、顏元三人因「修己齊家，俱以孝聞」，「彙而列之」；而具有「所南之心」的劉繼莊曾「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死後「門人哀號擗踊如不欲生」則自成一篇，在陳去病筆下的 68 位傳主各有特性。陳蘭村予去病傳記作品的高度肯定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就陳去病《明遺民錄》完成，不啻成為陳氏個人提倡革命的推手，同時也是陳氏傳記書寫的代表作。

五、結論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曾引述尼采《道德的譜系》之說提出人類需要歷史，因而產生「紀念的歷史」、「好古的歷史」和「批判的歷史」⁵⁵三種歷史。綜觀

⁵⁵ 詳見（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原著、陳新譯，〈尼采：以隱喻模式為史學作詩學辯護〉，《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11月），頁 475—478。

陳去病「南明書寫」歷程，《陸沉叢書》系列的《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等書和《煩惱絲》以直寫滿人凌虐漢人史事為主，企圖激起夷夏仇恨，可謂「批判的歷史」；而《清秘史》考察滿人世系，旨在洞察敵營，一舉殲滅，可謂「好古的歷史」；至於兩部重要的參照文本——《五石脂》、《明遺民錄》寫作手法、重心雖有不同，但都具有紀念遺民志士抗清義行、還原歷史、攻訐滿人惡行的意圖，可謂「紀念的歷史」、「好古的歷史」和「批判的歷史」三者兼具。

就其傳播策略而言，陳去病早期利用地區性的革命刊物：《江蘇》、《警鐘日報》、《復報》作為「南明書寫」的載體。待 1907 年加入國學保存會後，有鑑於《國粹學報》代派處遍布全國的傳播效力，企圖對內拉攏不同政治立場的有識之士，對外擴張鄉邦意識和族群復興之旨。因此，他以炎黃子孫自居，以吳江同里人自豪，從鄉里望族世系的求索，到南明遺民傳記的書寫，在在透露他悲憫的心腸、細膩的觀觀和旺盛的企圖心。《明遺民錄》和《五石脂》分別在 1909 年 12 月（宣統二年）、1910 年 3 月（宣統二年）第六十三、六十四期《國粹學報》退場，此後陳去病專心奔走南社、活躍於近代報刊、跟隨孫中山從事革命，青年時期的「南明書寫」熱忱只能在少數如〈自武林入越道出草橋門有悼吳長興二絕詩〉（《南社叢刊》第三期）、〈呈浙都督請建吳長興伯專祠文〉（《南社叢刊》第七期）等詩文中追憶南明了。然而，繼起者如：柳亞子撰《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高燮校訂陳子龍《安雅堂稿》，姚光輯錄金山衛人民抗清歷史《金山衛佚史》，「南明書寫」形式或有不同，卻已凝聚成一股革命火光，在全國鋪展漫延。百年後的今日，漢滿仇恨雖已化為煙塵，但陳去病為「南明書寫」投注的心血，已成近代史傳中一段刻骨銘心的扉頁。

行筆至此，忽憶起陳去病鄉人殷安如先生，他畢身投入陳氏文稿整理、校勘，惜於 2003 年辭世，《陳去病詩文集》手稿安如先生在世早已完成，但遲遲未能正式出版。若能儘早一窺大作，這篇論文應該還有不少修正的空間吧！

六、重要參考書目（依作者筆畫排列）

-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原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新莊市：自由書局，1976 年。
- （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合輯，《神農本草經》，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
- Harold Isaacs（哈羅德·伊薩克）著、鄧作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 11 月。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江蘇》第六期，1968 年 9 月 1 日影印初版。
- 王東杰，〈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1 期。
- 王雲五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

- 何宗美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 吳江文化局編，《吳江文史資料第14輯：華夏興亡在匹夫——紀念陳去病誕辰120周年》，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95年。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年12月。
- 周天裕，〈陳去病故居及其家世〉，《吳江文史資料第九輯：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專輯》，（江蘇：吳江市震澤印刷廠，1989年。
- 林香伶，〈回顧與前瞻—中國南社研究析論（1980—2004）〉，《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八期（春季號），2006年3月。
- 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五期，2006年6月。
- 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 邵紅紅，〈淺談陳去病的《五石脂》〉，《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4期，2005年8月。
-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 柳亞子等編，《南社叢刻》，蘇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
- 柳亞子著、柳無忌編，《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
- 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
- 胡樸安選錄、沈雲龍主編，《南社叢選》，台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
- 殷安如，〈浩歌堂與綠玉青瑤館考〉，江蘇省南社研究會成立大會論文，1994年。
- 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 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5月。
- 陳平原、王德威、喬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 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1月。
- 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